

第  
四  
期

FEB 3 • 1934

# 談

# 日

# 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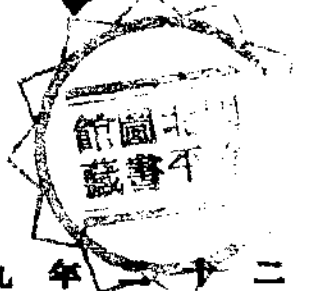
嗷  
嗷  
圖



川尼力干

D E C A M E R O N

• 角 一 洋 大 份 每 •



NO.

日 十 月 九 年 二 十 二 國 民 華



# 萬金油

能除百樣病

夏令必備之妙藥



各大藥房  
均有出售

虎標永安堂製

上海分行波路五九號

牌子最早

出品最好

信譽最老



地址

上海浙江路五三六號

電話九〇三五八號

電報二二二二二號

九一三三三號

九一三三三號

上海華豐印刷鑄字所

## 粹豐卡片信封廠

- 各種名片
- 美術信封
- 品質精良
- 定價低廉

上海牛庄路浙江路口六百六十三號  
製造廠滬西林肯路一〇一號  
電話九二二一二七

外債用度之二說

讀九月八日申報，上來一個大題目，便是應會討論國府緊縮問題。下面除了海軍陸軍訓練及財部縮小三條標題之外，另有一項標題說『棉麥借款將用於復興工作及勸匪』。此項標題是根據中國社南京七日專電所云。此為外債用度之一說。又據同日同報汪蔣覆陳李蔡電中所商四點之第一點答云：『棉麥借款用途，中央政治會議，早已決定，用於生產事業，尤注重於農業生產，弟等七月二十八日通電，曾申述此之意，並鄭重聲明，決不移於軍費……』此為第二說。第一說所謂勸匪，人人都知道匪是非用武功不動，要用武功，自無軍費莫辦，故此二說，確是不同。但何者為對與何者為非，吾人只能拭目以待將來的事實了。

中庸之必要

報載與隆縣長接收土地過於積極而致失敗，於是益加明白中庸之必要。與隆縣境大部突出長城線外，戰區接收委員會派縣長李英帶同少數警察前往接收，以該縣城向駐有日軍，該縣長乃在馬蘭峪設縣政府辦公。該縣屬之大倒流水及小倒流水地方，有著名金礦一所，原屬河北省實業廳，李英就職後派員前往接收，日方認為破壞停戰協定，對我提出嚴重抗議。一說日方以與隆在長城外，已由偽組織劃為青龍縣，乃滿州之領土，中國不應接收云。據交涉停戰協定之專員殷同談，與隆縣問題，係縣長李英過於積極所致，該縣有五分之二突出長城外，李欲接收，故日方認為破壞停戰協定，向我提出嚴重抗議，刻當局通知李退入長城內，暫駐馬蘭峪，俟黃郛返平後，再定交涉辦法。照殷同說來，李縣長的確過於積極，殊屬多事，夫長城一線，乃古時人造而今時人用為自然之界限，豈可越界而往接收，彼蓋未明塘沽協定之為何物具何性質者，豈可以出任縣長，應即革職，永不序用，以昭國法。中庸之道，即在不過於積極，中國之大人先生，達官顯

鄂省警捐大觀

武昌通訊，鄂省民政廳為整理各直轄公安局經費，對於各局警捐種類，調查普詳，總計警捐共二十五種，各視當地情形，分別厘訂，茲誌各警捐名目如次：(一)堂班門牌和酒捐，(二)妓女月捐，(三)堂條捐，(四)土妓月捐，(五)建築執照捐，(六)違警罰金，(七)影戲捐，(八)禁煙罰金，(九)棧捐，(十)豬羊捐，(十一)輪船票捐，(十二)人力車捐，(十三)鮮牛皮捐，(十四)特稅特捐，(十五)自行車捐，(十六)筵席捐，(十七)商門捐，(十八)穀米捐，(十九)麻紗捐，(二十)煙酒捐，(二十一)雜貨捐，(二十二)碼頭捐，(二十三)鹽斤加價捐，(二十四)烟酒協捐，(二十五)屠宰捐。以上二十五種，可謂應有盡有，人畜貨物，無不抽取，而此乃不過各種捐稅中之警捐一項而已。警捐公安局之經費，公安局為保障人民之安全而設，人民為謀自身之安全，自當努力納付此種警捐，然則為增加警捐收入計，人民應厲行煙賭烟酒等乎？因警捐中有妓女月捐及違警烟酒等類也。夫警士之設立，為取締此種犯法之行為，今乃以各種罰款及捐款為警費，誠可謂奇事矣，難道警捐非從這些地方出產不來嗎？國中此種地方想法，亦屬無可奈何之事，但小百姓之苦，必有不堪言者，難道他們能長此終古忍受下去不想求解放嗎？辜負復興中華民族之大任者，稍加注意焉。

談抗日少將指皮鞋

抗日英雄江民聲，轉戰三省，死裏逃生

此次來滬，自食其力，尤為英雄本色，這會事使我想到巴黎有人調查，俄國王爺們有去開出租汽車的，便是四五個，以前的王嬌嬌妃自食其力者，更不計其數。雖然，王路孫末，死不足惜；與我們的抗日英雄，本有天壤之別，不能并為一談，但我的感想便在這上海各界同胞，不少致函慰問者及親往饋贈者，在江先生指皮鞋之時，或者已經忘記了他為愛國英雄，與一般有職業自食其力者何異？必也慰問，必也饋贈，實足以養成一個人成了名便得受俸吃乾糧的權利，並且意外的流弊容易發生若我為江先生，對這般沽名釣譽者將深惡而痛絕之，怒目而謂之曰若勞，神慰問，請關心長期抗日之當局，若費金饋贈請勇躍輸將援外清內為軍費，何勞二三子之擾擾，毋以累吾一名。

壽翁不免於死

人誰都有死的一天，多活了幾年，是算長壽了，獲得了壽翁的尊稱，但壽翁終不免於有一天會死，壽翁之自矜其多活幾年，是無意義的。路透社土耳其京城斯坦堡電，有土國老人柴羅阿格哈，年約一百六十歲，稱為世界長壽人，前開中國長壽人李慶雲享壽二百六十，於本年逝世消息，甚為不平，謂世界長壽之人，無出其上者，李年二百六十，孰證之。柴氏之第十一妻，於兩月前病歿，而柴猶不耐艱居，欲物色一七十左右之女為妻。乃事變無常，柴今染病，為勢甚危，據醫士言，柴氏軀體組織，業已衰朽，無法療之。柴於去年曾遊歐美，得金甚富，而揮霍已盡，致貧困無以為生，斯坦堡市政府憐其年老，月給贍養費七磅，聞給未久，即經取消。柴氏之親族在斯市者，不下三十人，自其嬰孩不起後無一往省之者，大約今將有樂善者出而募捐，俾此老於最後之生存期間，得適當之將護也。觀此消息，可知此老亦將不免於最後之一死，其自誇之長壽，已到最後之運命。不過長壽又有何可取，倘使在會社上一無效力無一供獻，只多吃幾年米糧，那反傷害無益的。所以孔仲尼先生也會破

目錄

封面——嗷嗷圖 光宇
十日談——外債用度之二說——
中庸之必要——鄂省警捐大觀——壽翁不免於死——古鐘之舉一反三
河工與保舉 伊采
文字獄 邵洵美
歡迎反戰代表席上 斯人
吃飯問題 豈凡
道聽塗說 秋園
大學教授的沒落 舌人
一個律師的自白 雲巖
許欽文日記 虛哉
歸來吧！歸來哉 曹涵美
不景氣的無錫 凌黛
給未婚夫的第四封信 斌
電影「第三種人」論 葉袖音
記黎莉莉 言言
咖啡與茶 林徽音
坐茶室的氣分 王家楫
陸氏血案 懸賞
笑話 來函與復書

定報價目

每份大洋一角
國內 全年三元 半年一元六角
國外 全年四元五角 半年二元四角
郵費在內

廣告價目

甲種 每方寸洋一元五角
乙種 每方寸洋一元二角
丙種 每方寸洋一元

# 河工與保舉

伊采

口大罵！老而不死是為賊！今觀柴氏去年遊歐美會得多金，而不多時即浪化完結，乃至無以為生，徒然仰給於他人，且其親族亦不願往視其病，至不得已由好事之徒來募捐維持其生活資，此種人豈有分毫可取之處。吾國古來敬老威風，老而有為，老且益壯，回屬可敬，但老而不死，則不必敬也，敬者非其老，乃敬有為也，人終不免於一死，壽命之修短，有何關係。

## 古鐘的舉一反三

上海北橋明心寺古鐘樓，日前經風吹倒。稀有之古蹟坍塌，可算不幸。但確因這不幸得到了三件可幸的事：第一在下午四時傾跌，確未傷行人。第二，鐘計重三千六百斤，完好如舊。第三，上海當局與紳士，雖計及新建鐘樓，確未計及此年久失修，風霜雨傾之古樓，已在風燭殘年，無病便能壽終正寢。可喜的是牠自己掉下來，便省了一筆搬運的工資。

軍隊精神訓練讀稿，因作者有要事離滬，未能交來，幸讀者之！

編者

黃河今年的水災，已經波及五省之廣，而近日上游的水量，據說還在繼續增高之中，看來最後的結果，也許又會在中國的歷史上，開一個空前的傷心紀錄。有人從河南過來，說是「這次水災之大，也許至少要弄出一件和五十年前的「鄭工」相等的事情。」鄭工是甚麼呢？因為那一次黃河水災的焦點（科學點說，應當改稱「沖點」）在河南鄭州，所以當時就把那次整理黃河堤岸的一切善後工事，總而稱之為鄭工；鄭工的原因要失害的多少生命財產，當時似乎沒有留下一個正確的統計，可是鄭工結果，竟用過七千多萬兩的民脂膏，而效力除了那一帶地方又慢慢地可以耕種之外，還製成了一個多個大小官員，給清朝的保舉制度開過一條新而寬的途徑。

這些官，就是那些以大大小小的首領地位在鄭工做事的人，從清朝獨夫手裏得來的獎賞；然而數目怎麼會大得這樣滑稽呢？這就是當初所謂「搭保」的原故。本來一個因鄭工而得保舉的人，論理至少也應當看見黃河是甚麼，自從有人發明了搭保這條道兒，那就不必如此費事了，只要你有戚族朋友在河工上占了地位，或者你自己社會上本有虛名而臨時又做甚麼「治河發策」之類的文章獻給河工當道，於是乎在完工之時，你就一定可以有戴頂子之樂；尤其是有虛名而又獻策的這一種人，他們的報酬，就是說他們因「搭」而得的保舉，遠比前一種來得厚。黃河，何必定要看見！

可知在政界，今之人士所謂收攬名流以壯聲勢的手段，古之人也是會使用的，古之人也是會享受的！不過也許古之人的生活，遠比今之人的來得簡單，於是乎這種手段使用的範圍，因而沒有今之人的這樣廣。多的具體的例子，雖然一時舉不出來，可是也可以想到一兩件：

譬如玄奘之宣傳西域的種種，他是在西域住了許多年才動筆的，然而却沒有甚麼老是在在也安的「赤奘」，也來揣摩風氣硬談身毒。前又如霞客之寫游記，他是足以足跡行到之處為對象的，然而却沒有甚麼老是在在家裏陪愛人的「煙人」，去來附庸風雅硬談五岳。例子誠然太多了，不過却可以想到古之人那類的著作，是以身歷其境為標準的。然而今之人呢？沒有要過香港，偏偏要談英國；沒有到過海參威，偏到談蘇俄；成年住租界，偏偏要談農村；成年要養兩個以上的女人，偏偏要談無產階級！可見得以著作界而記，古之人案得多了！倘使玄奘霞客生在如今，那末閉門學做他們著書的人，當不在少數！

不在少數，也許現在印刷進步，書雖多却不要多費事就能刊行；不過那個耐人尋味的，却是上文所謂的談者。初談時，有人聽！再談時，有人拍；三談時，有人捧；到了五談六談，談者竟爾忘記自己的地位是和鄭工搭保的官兒相等的，却儼然以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息」的地位自負！

不圖清朝河工保舉的流毒，竟會普遍化到這樣地步！

讀書人守明哲保身之旨，安居樂業，但願天下無事。說話寫文章能避免沖衝或觸犯人家，總是避免；可是有時候皇帝老爺忽然的情感衝動或是眼光花亂，無辜的百姓與有志的青年便蒙了不白之冤。譬如清朝藏名世那件事情是誰都知道的：他一個集子命名「維止」，便說他存心要殺雍正皇帝的頭。

這種事情當然是封建制度的罪孽，牠的發生可以說有幾種原因：

(一) 小人得志，高踞龍座，既思得之，復思失之；於是便有一種歇斯脫利症的現象，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以為誰都預備在暗算他，(二) 仰仗大力，竟得飯碗，千方獻媚，以求恩寵；於是捕風捉影，吹毛求疵，損人可以利己，將來論功行賞，升官發財。

(三) 霸佔山頭，安樂已久，覺得嘍囉們已對他漸漸失却信仰；於是學條瘋狗，滿街亂噬，滅削他人志氣，增加自己威風。

但是也有很明亮的元首，不過為了大局的關係，殺雞讓猴子看看，在萬不得已的時候，咬緊牙齒下毒手，也是難免的事實。

所以在這許多情形之下，根本便談不到言論自由，因為根本問題並不在言論上。一個字也可以送掉一條命的。

# 獄字文

邵洵美

政策各有不同，言論的限制雖然沒有明文規定，但是每一個局面自有牠心照的範圍。聰敏人自己明白，說話有了分寸，危險究竟少。

去年鎮江當局鎗斃新聞記者一類的事，似乎並不多見。況且最近還有保護新聞記者的通告，足見在上者並不完全不為讀書人着想。把「維止集」名硬說是存心殺雍正的頭，究竟祇有清朝人說得出口。

我不研究政治，但從新聞紙上所讀到的看來，足見中國已沒有了皇帝，大可安心讀書了。但是再看一看鬧着普羅的文壇上，却已登龍有人，南面稱王的着實不少：左右有嬖妃，周圍有跑龍套，學問不亞秦始皇，相貌亦很像大日本帝國真種，他有領土，也有屬地，他却也犯了歇斯脫利症。因為他的經驗有限，他覺得文人的頭銜祇有用欺騙的手段可以得到，他覺得金錢祇有向女人家獻媚可以得得到（或間接地從女人身上發財，如出版情書集之類）。他覺得言論自由很便利，但是祇准他一人說話。

但是他最偉大的地方，却在他「百姓有罪，罪在朕躬」的態度。譬如人家寫篇文章指摘社會上一般的醜現象，他便咆哮如雷說：「這是在指摘我！」譬如人家當心惡狗，他又說：「這是在當心我！」他於是立刻呼奴使婢，調兵遣將，帶着明鎗暗箭，斷殺而來。人家本無心作戰，祇是以逸待勞，看他像猴子耍戲般做了一套又一套。他直要到精疲力盡，方才覺悟自己已做了半天的小丑，於是又大聲呼冤，結仇更深。

像這種認不清身外一切的東西，倒的確是言論自由的戕賊！



# 歡迎反戰代表席上

·斯人

在霞飛路上遇見老王，他說，今天晚上七點鐘我們在東亞歡迎反戰代表，電影界和戲劇界的重要份子都要到場，你假如高興不妨也來參加。

我說，我既不是電影界，又不是戲劇界，可以來嗎？老王拍拍我的肩膀，笑着說，不要緊的，隨便來玩玩，反正大家不過是那樣一回事而已。

聽了他的話，壯着胆子，七點鐘，走到東亞。問着了『洗花廳』的所在，推門進去，沒有電燈，模模糊糊的辨得出滿房都是人，而且有兩個外國人，大家都站着不動，好像正在做禮告一樣。

我好奇怪，心想：敢不是因為上海租界是帝國主義的勢力範圍，反戰會議的進行不順利，所以即使是在東亞酒樓而皇室的請客，也要將電燈熄了，以表示環境的黑暗？

光明！光明！

即使是小布爾的我，這時也不禁湧上了滿腔熱潮，從心裏這樣激昂的呼了出來。

呼聲未了，靈驗已來，突然砰的一聲，電光一閃，幾乎亮得眼睛都張不開。『該不是炸彈吧？』心裏這樣想着我幾呼要撲到桌子底下去，可是滿房却充滿了笑聲。

『好了好了，這一張一定拍得不差。』

我才知道是拍照用鏡光，炸彈，那是自己的意識不正確而已。

電燈第次的亮了，從鏡光的模糊的煙霧之中，我慢慢的辨

出了滿房的人物：

馬萊勳爵，古久列同志，金德陛下，蝴蝶皇后，野貓王人美，老槍鄭正秋，南國之王田漢，以及卜萬蒼，程步高，沈端先，周劍雲；數不清的導演，名明星，名舞台人。

這真是極盛一時，我心裏想，古久列同志和馬萊勳爵在巴黎和倫敦一定找不出這許多光榮的同志的。

因為沒有認識的人，而且又怕被人認識，自己就選了一個隱僻的坐位，躲躲藏藏的坐下了。

怎樣開始反戰呢？怎樣開始歡迎反戰呢？我心裏這樣打算着——

『諸位同志』：田漢先生，不是，陳瑜先生突然站了起來，這樣舉起了啤酒杯說說今天難得有諸位同志，皇帝皇后到場，我們先乾一杯，歡迎 Lord 馬萊和 Comrade 古久烈，然後請老前輩鄭正秋先生代表致歡迎辭。

一陣拍掌聲，大家站了起來，古久列同志和馬萊勳爵也跟着站了起來，杯子的碰擊聲。我想，一定消耗了一打 C. W.，

用着雲遮月的聲調，於是鄭正秋先生站了起來慢慢的說：

『今天……我們……歡迎……二位……代表……因為……帝國……主義……又要……打仗……我們……中國……民衆……感到……』

兩個字一兩句，個字一句，鄭先生這樣說了有一刻鐘。怎樣翻譯給兩位外國同志，不，一位同志一位 Lord 知道呢

我心裏在替兩位當翻譯的同志發急。直譯？意譯？魯迅先生的硬譯？還是趙景深先生的糊塗譯？

一位穿西裝的同志向馬萊勳爵噤咕了一陣，馬萊勳爵也低聲的噤咕了幾句，笑着。

我想，大約是要致答辭了，可是那位翻譯同志站起來却說：馬萊勳爵因為對於『作為文化工作』的電影藝術特別感到興趣，希望要我們的電影皇后蝴蝶小姐認識。

一陣笑聲。

蝴蝶小姐扭扭捏捏的走出席來，被馬萊勳爵的大毛手握住，抖了幾下。

野貓坐在一旁默默不響，滿臉不高興的神色，馬萊勳爵走過去時，將一隻手裝出了貓腳爪的姿勢，在野貓的肩上抓了一下。

“Oh, Miss Gatti”

野貓喜歡得格格的笑了，慶祝我們的皇后與馬萊勳爵認識！

不知是誰從老遠的一角這樣喊着，一唱百和，大家舉起杯子站了起來。

即使反戰會議開不成功，不，即使真來他娘一次世界第二次大戰，今晚這歡迎大會的意義總算有了，

這樣想着，因為報館裏有事，我便垂着他們碰杯子的笑聲中，悄悄的溜了出來。

## 吃飯問題

豈凡

常言道：天下無如吃飯難，世間一切問題之發生，大都以吃飯為出發點，倘能解決人間吃飯之問題，則所有的社會問題，大半可以得到圓滿結果了。吹遍全世界的不景氣風，各國的失業羣衆，社會上的經濟恐慌，結根歸底，都是吃飯問題在那裏作祟。甚至黨派的左右之爭，政權治權的攘奪，什麼法西斯蒂，什麼馬克西斯脫，什麼帝國主義，無非是吃飯問題的種種轉變中的姿態。更甚而至於戀愛結婚，文學藝術，莫不在在受着吃飯問題的影響。有人認此世間為搶吃的餓鬼地獄，也是由此出發點而觀察的，究竟是不是搶，或者搶到怎樣程度，我對於社會現象的認識還不能清楚，不敢遽下斷語。

但吃飯之為一重大之社會問題，仍是絕無疑義之事，從前清高到無以復加的陳仲子，還不免匆匆到井邊來吃糟食其半壞的李子，肚子俄起來，實是沒有藥可治的，所以說民以食為天，有奶就是娘，倘使人民可以以不食不飢，那麼治國平天下之道，一定是很容易了。科學的進步，將給我們以很大的幫助，路透社有如下之一節通訊——

『路透社柏林通訊，以九充飢，原屬理想，今將成為事實，此係德國海爾培之大學教授施米

德氏精究五年之結果，法由棉子中提出豐富之滋養料，以投病人，成績良佳，其提出之質類似黃粉，含有維他命 A B C E 所缺者獨維他命 D 然可加入也，棉子提煉物，含有蛋白質百分之五

十，礦質百分之七、五，以食醫院病人，其結果表示實為滋養人類之一種新方法，或將造成養生術上之革命也，據醫士報告，以此質一匙，或加於其他食物中日投病人，三個月後，不特患

營養不足之症者，即患糖尿、腰腎、心臟、膽汁、虛癆等症者無不增重體量，而其精神亦有非常之進步，醫士現信棉子提煉物且可防杜痲症、蓋醫學界現多診斷痲症之由來，乃出於營養不

足也，凡病人之服棉子提煉物者，據記錄觀之，無一會發生不良影響，且因係一種粉質，以食病人之不能服藥丸者尤為便利，此質且為皮膚病治療藥中之要品，其食法甚多，為益滋巨，故

產棉諸國今後可增一衛生品偉大之新實業，棉子提煉物可加於乳油酪麵包冰淇淋糖菓中，且可加於飲料如酒咖啡牛奶中，則增滋養價值百分之二十至三十不等，據化驗所知，發酵物及

酵母稍加棉子提煉物則發酵更足，發明此物之施米德教授聲稱，日服棉子片二枚，可抵三餐，將來此物可成軍士，探險家，大洋飛行家，及缺糧時平民之「鐵餐」云，巴登邦不日將開始以棉子片試食學童，而由官醫嚴察其成效，意大利政府亦注意施米德之發明品而擬開拓其殖民地

棉場、施米德乃在埃及完成其試驗、施氏之出品、今已售於埃及之市、中日政府亦探詢施氏之發明、與其試驗之成績云、

照此看來，吾人除五穀要雜糧以外，又將多得一種優良之食料；對於吃飯問題之解決，總可以有自由之助力的了。其實未必，因為人之有得吃與沒得吃，乃是天命生成，八字關係，無法勉強，所以！是朱門酒肉臭，另一面却途有餓死骨。生成命苦的人，注定餓死，斷無得食之理，即使天下米穀盈倉，牲畜載道，他仍不得吃而須餓死。只看美國有因農產物價格低落，而大批焚毀及投入海中去以求抬高價格，但一方面失業沒飯吃的人，却儘挨餓，足見天命之無可勉強。

天命定了這樣組織，定了如此分配，即使你要說不公平，但沒有可以便成爲公平的法子。吃飯問題之解決，不在專一增加增飯的生產，飯即使多了，在這種天定的命運未有更易以前，沒吃飯的人仍是沒法子不挨餓。所以救濟農村，振興實業，建設，工作，其結果定仍不免是福氣好的人享福，沒有福氣的人遭殃，而且恐怕產業振興之結果，是有福氣的人更有福氣，而住定是苦人的要更加苦去。因之借了五千萬美金的棉麥來振興建設，得到好處和實惠的，一定不是本來命苦的窮人，而仍是有福氣的福人是可以斷言的，要苦人得福，在苦人運未轉好以前，是不會有的。那麼苦人的希望得福，應該去努力於轉變他天定的苦命，也是一定之理了。至於如何去改法天定的命運，則祈天也好，打天也好，總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而且這又是與吃飯問題相始終的問題。

## 道聽塗說

自滬杭公路竣工，乍浦江濱已受一般人注意。聞王正廷氏與友人合資購得江濱沙灘及田地二千餘畝，擬建築浴場旅館舞廳，以爲中外交際之勝地。

抗日將軍馬占山氏自莫干山回滬後，無聊已極，聘樂師數人，在家練習京劇，閉所唱爲譚派鬚生。

普羅作家田漢，最近應某電影公司聘爲導演及編輯，邀友朋同居大東旅館，每日房金三十六元，三餐皆西菜。

前年曾在南園社扮演莎維美之俞珊女士最近因其弟涉訟事來滬，日與章行嚴君討論法律問題，間亦同至跳舞場打小考而夫。

梁得所君辭良友編輯職務後，現與王式匡君合組大眾出版社發行大眾畫報月刊，約十月下旬出版。

## 大學教授的沒落

· 秋園

前幾天，上海的各報登有王造時大律師開始執行職務的廣告，並記了一段王大律師談話式的新聞。王造時，我們曉得，是上海光華大學的政治學系主任兼文學院院長，主張與批評的主編。他的談話的大意是：（一）律師是一種自由職業，它還要比教書自由；（二）現在教書不易，往往有某種政治的意味，（三）律師可以保障人權等等；聽來也是極動聽，同時也是極可憐，極可歎的。我們又曉得王先生不盡是一個對於政治學具有研究的學者，並且還似乎是一個實際的政治運動家；像這樣一個具有理論的素養又有實際的經驗的政治學人，以之充任大學的政治學教授似乎應該是應付裕如的了，竟不料還有王先生感覺教書的不易。這愈使我們起無窮的窮感。同時，在王先生的談話裏，我們可以看到王先生今雖執行律師，猶不忘其所學，仍于暇時在大學授課，這多少又使我們興起了一些感想。

王造時教授改業律師不久，我們又看見有國立暨南大學法學院院長兼上海復旦大學政治學系主任的孫寒冰，及國立暨南大學政治學系主任兼復旦大學市政學系主任的溫崇信開始執行律師職務；又歷任復旦、暨南、中公經濟學教授及合組了一所定名為「黎明法律會計事務所」的商號。他們只在報紙裏刊載了一段事務所開幕的新聞，却並沒有發表談話。因之，關於他們改業律師及會計師的動機，及其以後是否繼續教書我們都不甚了了；但就是這一點「開幕」的消息，也不得使我們起了一些感慨。他們固然或許不會有像王造時那樣的感觉及動機，但教書的無聊或者也許他們共有的感想。否則，像這樣身膺重寄的大學教授，何至紛紛脫離或半脫離那神聖清高的大學教授的生活。

我們看見了這些大學教授的紛紛改行，不得不使我們懷疑到中國的整個大學教育及中國的學人。我們年來只聽見大學畢業生的彷徨，殊不知比這個現象還要可悲切的還有大學教授們的彷徨——也許整個智識階級的彷徨。這都是動搖不安的現象。

在這樣政治不安社會不上軌道的令人，智識所感到的煩悶與悲哀比其他人還要深刻。政治運動者可以他們的政見加強他們主觀的感覺。可是身非政治的實際運動者的人，既不滿意於現實的局面，又害怕現實局面的改變——無論是如何的改變。因爲任何改變，或者都會使他們現有局面的不保。這許是一般智識階級所感到的；因之，在文學界上，便有了那種所謂「第三種人」的稱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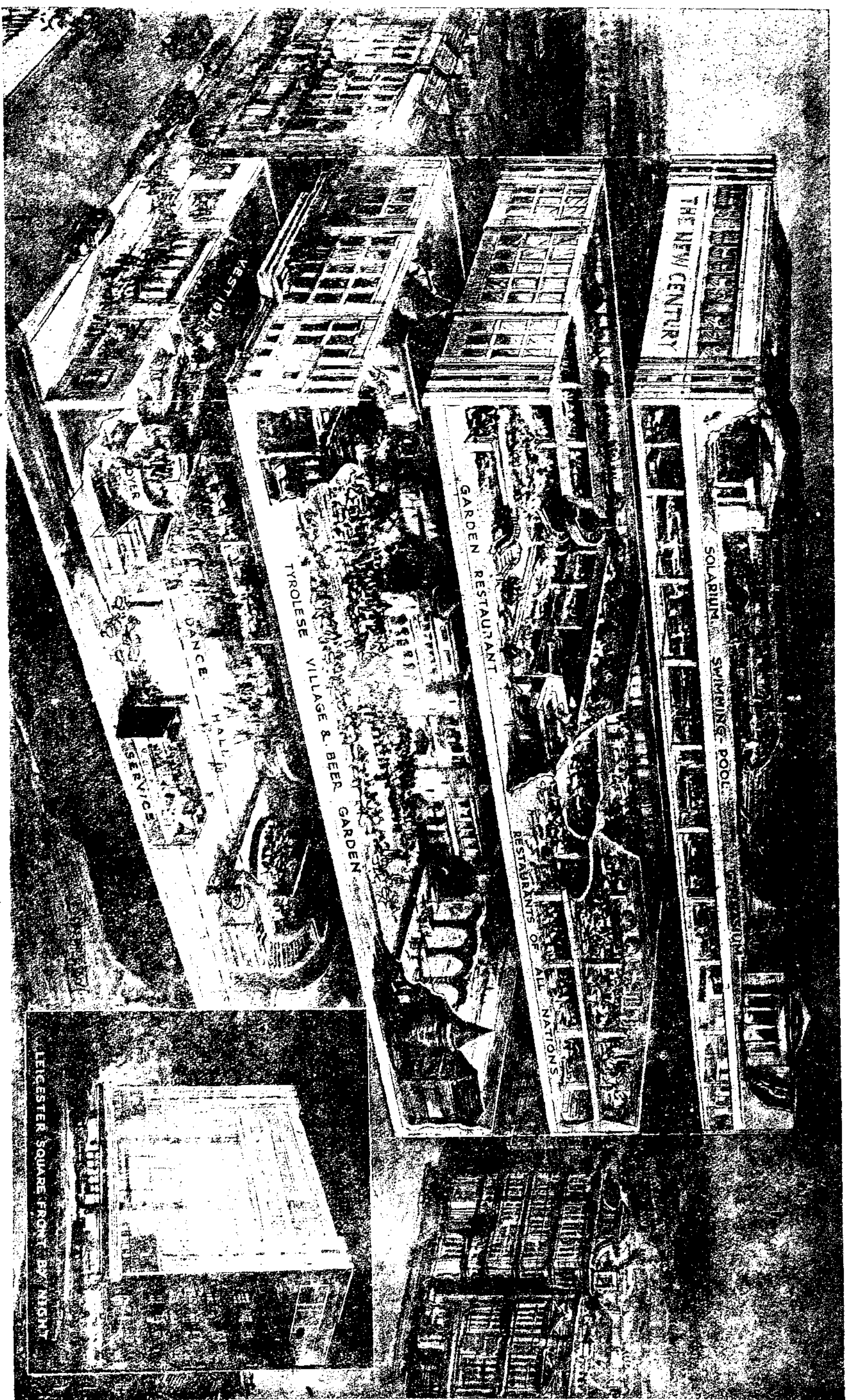
論理，大學教授應該是極安定的，但在中國，我們還不斷地看見大學教授的改行——不是做官，便是做律師，會計，醫師等一類的自由職業者。做官可以發財——固然不一定能發財，做律師，會計師等一類的自由職業者也可以發財——如上海的著名律師每年生意在十萬二十萬元以上者頗有其人。而教書是不會出山的。利之所在，安得不爭；況大學教授的生活又不固定，半年教書，終年失業的也大有有人在，且吾國大學教授大批皆青年英俊之才，乘此有爲之年，以應奮鬥一番，以享殘年。

在那些大學教授改行的自由職業者中，只有似乎章士釗律師，最能使人起同情之感。他過去的事跡，不必在我們話下，將來自定評。他的生命沒落而改業律師是值得同情的。我記得似乎有人請他發表政論或意見一類的文章，他只搖首說，假使我再篇文章，連律師都不成了——自己曉得沒落而自甘沒落，無論他的過去如何，總值得人的同情的。

不爲名利所誘，而能澹泊專於學者，我又不能不提起地質學家的翁文灝先生。翁先生在這樣艱危的時勢下，從事于地質學的事業，二十年來如一日，這種澹泊孜孜於學的熱誠，實足爲治學的人矜式。（編者按，翁君曾膺教育部長之命及清華大學校長及中央大學校長之選，皆因辭不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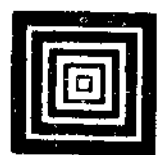
我有一個朋友也做過國內著名大學的政治經濟系主任，他做了一年主任就失業，他的父親姊妹朋友都勸他做律師，但他自己不以爲沒落而不甘沒落，雖然不免似乎有些懸，但也不得不算一位有意氣的好漢。——仿論語法，不捧我的朋友，故不載其姓氏。





倫敦 Alhambra 戲院將改建為  
The New Century 遊藝園之剖面圖

倫敦 Alhambra 戲院，位於繁盛之 'Leicester Square' 頗具歷史之盛名，將以八十萬金鎊之代價，改建為一大規模之遊藝園，定名 'The New Century' 第一層，為一極華貴之舞場，可容二千人，第二層，設村野及花園式之佈置，音樂歌舞，各盡其妙，三樓設兩大餐室，一為花園式，另一為國際式，初擬分高加索，維也納，波斯及西班牙四國之餐食，每種備餐二百五十客，或將隨時更換，按客用餐之暇，得聆各國不同之音樂及目賞各種服裝，最上層則為日光室，游泳池及健身房之設置，屋頂與廣大玻璃面之窗簾，於晴天可以打開，故日光浴可得天然與人工兩種，至於游泳池，則藉機器之力量發出海水之波浪，尤覺興趣，總之此項大宏之設計，實足以震動近世之遊藝界也。



# 一個律師的自白

舌人

## 作者的話

大街小街，隨處掛着律師招牌。每年法政學堂畢業的人才，總數在好幾千以上。律師公會會員錄每年在加充篇幅，漸漸從薄的小冊子變了很厚的一本了，每頁的行數也因字體的縮小而加多了。在國家厲行法治的當兒，律師確是適當國家社會需要的一種職業。但看紐約一處的律師總數在五千人以上，可見律師的人數激增，與國家法治的進步是一個絕對的正比例。

林肯當初是律師，柯立芝也是律師，律師何嘗不是一個達到成功的進身之路。但是，律師沒有深造的學問，豐富的經驗，高尚的道誌，那裏夠得上做什麼律師，就是幸而做了律師，那裏有什麼成功的希望；但在政治紊亂可以利用投機的國家，或者僥倖而尸居高位者，當然不在此例。

國家有蠹，律師中有敗類；當然不用指出誰是蠹，誰是敗類，是誰都承認的。所以作文之作，其中絕對沒有指點某人而寫的，更沒有與某人作對而用一種報復；祇是用着一種理想，寫出一個是「敗類」的律師；同時希望我們的國家社會裏決沒有這種律師，也便是作者一番苦心的酬報。

所以做律師的，不妨看看本書，不做律師的，也不妨看看；律師中到底有沒有這種敗類，如果有，做律師的應當怎樣「羣起而攻之」。我們日常接觸的律師中，到底有沒有這種人，如果有，至少我們可以知道一些他的陰謀，隨時可以留意他，唾棄他，無形使他歸於淘汰。

末了，這書是匆忙中信手寫來的東西，並且是全憑理想而成的，如有對於本書有所指教，或是認為某節某段應有增補更好的材料，是極表歡迎的。

一九三三年八月作者識

## 第一章 做律師的起因

那時我小學校還沒有畢業，我們家裏的門口忽然在某日的清晨，躺着一個臥在血泊中的女屍，我至今還記得她的散亂的頭髮，灰白的面孔，以及殷紅的鮮血，是多麼的可怕。又記得我們將大門關上了，耳朵裏只聽得發熱鬧的觀衆們的嘈雜人聲。在上午十點鐘的光景，門上有呼呼的敲門聲，我胆子很大的父親便昂然去開了大門。當時便走進了兩個穿着制服的警察，不問情由，對我父親說：

「快去！跟我去！」

「爲什麼要我跟你去！」我的父親有些震怒了。

「你門口殺死了人，你還多說什麼！」說着便在我父親的兩肩膀上，一個用着右手，一個用着左手，將我父親推了出去。在羣衆狂呼「兇手捉到了！兇手捉到了！」的聲浪中隨着走了。

我們好容易等到了當日的夜半，甚至等到次日的天明，還不見父親回來。差人到警察所去打聽，也得不到絲毫的消息。我的哭了整日整夜的祖母以及母親都焦急起來了。幸而母親稍有決斷，便主張去請我們舅父來商量對付的方法。

舅父來了。商議的結果，大概是因爲「衙門八字開，無錢莫進來」而決定請一個律師來保釋。

後來父親竟然無端被拘禁了足足十天光景回家了。他面孔已瘦削了許多，歸家後又生了兩個月的重病，據說正兇果然捉到了，與父親是絲毫沒有關係的；但是請律師的公費已用去兩百

兩銀子，那律師所做的事情，就是把我父親由警察所裏用我家親戚開的一升米舖的書東圖章保了出來。

那時我對於家裏橫遭破財，並不重視；然而對於那律師的兩百銀子的進款，却生出許多以下疑問。律師究竟是什麼？律師的進款爲什麼這樣大？律師到底有什麼超人的本領，一定有人去請教他？我將來能不能也做律師呢？

又是一次，學校放學以後，一個同學請我到他家裏去遊玩。這個同學，學校裏是有名的富家公子。但看他每天到這初中學堂裏來上課，總是有自備汽車接送，已是我們學堂裏的唯一的富家公子。我這次到他家裏去，當然是坐了他的自備汽車去的。在平坦的馬路上坐着又寬暢又安穩的汽車，足足走了二十分鐘的路程，便停在一所短牆內滿目是綠樹的別墅門首。汽車夫將喇喇撒了兩下，兩扇鐵門便開了。那同學在一路開進去的時候，指着右首的草地對我說：

「這是我家的花園，那邊還有兩個拍網球的場所。」

汽車停了，我隨了他上了十二層的石階走進他的屋內。屋內可不必說，一切的佈置都夠得上「富麗堂皇」四個字。

我好像走到了另一世界，足足享受了兩個鐘點，那個同學便送我到門口他就進內了。我等到那鐵門關上之後，正在打算回家；同時看見那門旁嵌着一塊小小的長方銅牌；上面幾個英文我可不記得了，但下面五個字，卻明明是「×××律師。」

後來，有人談及「×××律師」，從前是很清苦的，因爲他曾經代表一個富婦辦好了離婚的手續，那個富婦便與他因戀愛而同居，由同居而結婚的，他便成了一個富翁。

當時我更信做律師可以發財，假使我能夠做了律師也遇着像×××律師——我那同學的父親，同樣的機會時，我將怎樣地享受，怎樣地快樂。

我便立志做一個律師了。

## 第二章 資格問題

中學勉強畢業以後，家長不願意我繼續進大學，大概以爲我的智質太愚笨進了大學也沒有用，還不如出了中學便尋職業，倒可以增長閱歷。

我自己從來不看我自己的脾氣是高傲的，因爲我向來相信高傲是能夠使人上進的。假使人人知足，世界還有什麼進步。因此，我父親爲我找尋了幾個月，橫託人，豎求人，找到每月十五元薪水的一個職位，據說很有希望的，我極不願意去幹。

這時我父親已對我完全絕望，他那裏知道他的兒子將來能變成一個名利雙收的大律師呢。賦閑家居後足足二年後的一天在報上看見一個自小同學的某君，竟然以律師名義代表他人啓事廣告一則。這位朋友與我還莫逆，向來說話很隨便的。因此依照報上廣告下的事務所地址，去拜望他。

我與他的談話，重要的約略如下：

「你的資格與我差不多，到底怎樣領律師證書的？」

「資格！嚇！資格！請教你什麼是資格？現在世上那裏用得着什麼資格。我老實告訴你，資格兩字是不成問題的。」

「那末，我也想做律師，你可爲我設法嗎？」

「當然可以！你現在中學畢業了好幾年，這種資格是很夠了。」

「但是與甄拔律師委員會章程第一條之七項資格完全不符的。」

(待續)



# 許欽文日記

到了宜昌，就從民強輪船直接渡到江和輪船。雖然不上岸，却在關卡的船旁停了四處，連下輪船，一起被檢查五回。來檢查的人並不穿制服，也沒有什麼符號，只是手上大概捏一枝小鐵棒，那小鐵棒的一端很尖，任意東刺西戮。同渡船的有一個帶着許多瓶瀘州的大麴酒，封口都被戮破了，他只好皺着眉頭歎倒霉。每查到箱子，總要在箱板上敲一兩下，又嗅一兩下，細細的弄個不了。在一張行軍床的木頭裏面，可以偷帶十多兩的嗎啡。

檢查員的嗅覺似乎都不銳敏，每件東西，總要嗅一陣，細細的看一看，再嗅一陣，再細細的看一看。要是訓練出幾隻警犬來，那就可以省事得多了。

檢查以後並加一點記號，檢查員一來總是五六個，往往在同一關卡裏同一物件被查兩三回。東西固然搗得很亂，洗乾淨了的衣服都弄得很髒了，封好的東西都被拆了開。檢查員對於東西固然不存一點愛惜的心思，對於旅客也毫無人格的觀念。使我好幾次不期然而然這樣想着，就是實在不幸再做中國人，至少不要再到四川去經過宜昌。

同行中說如果搭由重慶直航上海的輪船，可以省却許多麻煩。划船的却這樣說，「這樣還算是好的，查了五回就可以上船；要是輪船，相隔得遠，經過的關卡多，那就要查七八十來回了。」

我當寫信去告訴Y夫人，如果將來她要出川，千萬不要多帶零碎東西。官可多花點錢，渡船要獨雇，那末鋪蓋解散以後還可以好好的包攬。

七月三日

因為昨天是星期日，輪船要到今天的半夜裏才開行。昨天渡到街上去吃晚餐，天氣熱，就到宜昌公園裏去乘涼喝茶。公園的面積只像一個普通的私人花園一般大。茶攤占大部分。茶攤裏有的是躺椅，同一方向擺着，都朝着一個由木板搭成的小小的臺。天黑以後在那旁點着了盞汽油燈，隨即響起鑼鼓來。後來鑼鼓換了胡琴，就有從十一二歲起到二十三四歲的許多女子到台上去輪流唱戲。剛唱了戲的總就恩恩趕到喝茶的乘客面前去打圈子。一個穿着藍黃底子的花長衫的，長長的臉上眼睛只有細細的兩條，態度却現得很風騷。她到了坐在我身旁的，一個青年的面前，伸手去奪他正在吸的紙煙。他拒絕她，她

用扇子在他的茶杯上敲了一下顧自走去。胡琴接連哩哩啾啾的響，戲也不絕呀呀的唱。許多喝茶的乘客都坐着個個現現的女相的女子。這種情形我在「公園」裏看到，實在還是第一次。

夜深以後從怡和碼頭回到輪船，和我同渡的是個女客。照例又在中途被關卡裏檢查。我們都不帶東西，檢查員就動手在我們的身體上搜索。先在我的身上摸了一陣，隨即在那女客的腰間胸間東揪西按。照法律，除非醫生，男子不得檢查女子的身體。不知道宜昌原是那地方，還是關卡裏有着特殊的法律。

江和輪船的統艙裏設着吊鋪，中間每處設三格，坐不直；靠邊的地方只兩格，勉強可以坐直。可是都要于船票以外出錢買。中間的每鋪四元，靠邊的六元。擁擠得太緊，又熱又悶，而且多虫，我和許多同行的人，都買了鋪位仍然在上層的甲板上睡過夜。吊鋪實在沒有買的必要，反正用不着。但如不這樣辦，東西就要保不住；茶房不肯招呼，還要故意作弄的。偶然到我定購的吊鋪上去查看東西，行李已被弄得亂七八糟。

「又來查過了！」

茶房這樣告訴我，只好耐着氣整理。

回到上層的甲板上，已有大批的檢查員在那裏活動。倒都是穿着制服的，大概是由海關裏來的。他們也都是東敲西敲，東嗅西嗅的。輪船上的範圍大，他們檢查的花樣也就多。最滑稽的是在一個通管子口上演的活劇。每個檢查員經過時都要到那口子上去嗅一陣，嗅了再嗅，嗅了再嗅。高舉着脚尖，把頭頸深深的插入，似乎就要整個爬將進去。一個走開，另一個又來。第二個走開，第三個又來。第四個，第五個。

正當檢查的時候，照例大家都默不作聲。直到他們檢查完畢如數走後，才有一個旅客笑着說，「底下有人正燒鴉片煙，無怪他們要嗅個不的了！」

七月四日

下水真快；上水要行一日一夜的路程，只須一個晚上的工夫。早晨八點多鐘，輪船已經到了沙市。我前次經過這裏的時候，中山二街正在拆造，如今依然還在拆造。店鋪子做不得買賣，總有幾家已經倒閉了罷。

前次沙市給我的印象，中山二街拆造以外，第一是多蒼蠅，第二是店鋪裏的粗鐵棚。許多紅屋頂的西式房屋之間插着座東方式的塔，遠望中的沙市是何等美麗。可是在沿堤一帶，簡直找不到一間不破舊稍微清爽的房屋。蒼蠅之多，好像個個地方原都是糞坑。記得在通那塔的路上，曾經見到個個在路中的死人，滿身都是蒼蠅。店鋪子裏的鐵棚，桿子粗得像筆筒，可是很短，很容易跳或者爬過去，看着很覺滑稽。

前次經過時碼頭旁有劉湘的小兵艦停泊着。現在街上走着的是穿着鞋襪的；看慣了赤腳穿草鞋的兵，反而覺得不樣樣了，在四川，連做了排長的也常常赤腳穿草鞋。

為着兌換上海鈔票，我在街上走了許多路，結果只得到五元的一張。成都的鈔票通行不到二十四軍的防地以外，只好挑選得袁頭帶銀元。長途旅行，纏滿了一身子還只夠坐統艙的開消。明知到上海以後沒有多少錢可以剩下，天熱衣服單薄，又是統艙，又得到上層的甲板上睡過夜，帶銀元實在太不方便。在民強輪船上坐統艙的也有小菜可吃，到江和上就只有了飯。說這是老規矩。坐統艙缺少經驗的我，小菜一點也不帶，只好硬着頭皮挨餓。

在沙市本想买點點心，因為零錢已用完，如果兌換銀元，剩下的到漢口南京都用不着。一買點心就得用脫整整的一元，在旅資不充分的我，只好作罷了。

說起幣制來真是窮人，一路過來，成都到陽縣通用小二百的銅角子，資中和內江一帶要用大二百，重慶又用小二百。宜昌有「公濟票」，銅元分五十和十文的兩種。沙市也有這兩種銅元，却不通行公濟票。漢口要用湖北省的雙銅元，九江以下就只用當十的小銅元。四川銅元還有當一百文的，銀元要防光暈和假。又有所謂雙毫的，有些地方用得來，有些地方用不來。那些地方應該用什麼，如果要統統記住，難免把腦子弄昏。使用錯了，不但要損失，還得給人笑。真是不幸生而為中國人，更不幸而到四川去了！

睡在露天的甲板上，風大倒還可以抵抗；吹來的風熱烘烘，因為夾着從機器房裏上來的熱氣。最為難的是煙灰，油汗的臉上染上由煙窗衝出來的煤灰，扮演活捉張三郎不必再化妝了罷。可是吊鋪裏實在不能睡，又熱又悶以外，還充滿了鴉片的煙霧了。

七月五日

下午四時到漢口。江和輪船什麼時候開往上海未定，就改搭別的輪船。當夜開往上海的輪船有三隻，太古怡和招商的三個公司都有。同行中有兩個四川青年是往南京讀書的，竭力主張搭招商局的，說是中國人應該搭中國船。我不作聲，但在暗中讀成他們這個主張。因為知道招商局的輪船要戴兵，終于決定搭太古的鄧陽輪船。那兩個四川青年當初很以為然，見了整隊的兵走上那招商局的輪船時的情形，也就不再多說。去年我去四川時搭三北輪船，因為是中國船，怕得兵上去，無論九江下關等碼頭都不敢停泊，說是還是犧牲了短路客人的錢來得合算。記得川江航務處曾經發過這樣的標語，「別國的政府都保護輪船，希望我們的政府，至少不要來摧殘！」字眼或者有個記錯，大意總是這樣的。

(待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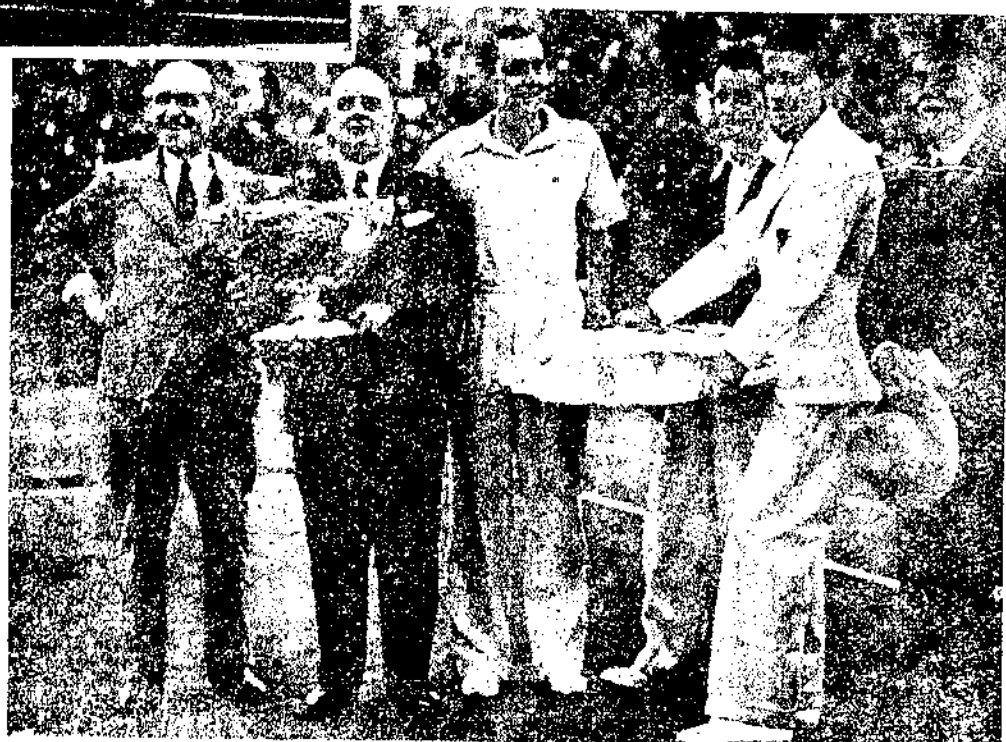


察對方弱點的，並且他的技巧，能使對方之重球之重力，仍舊達到對方去，總是以逸待勞，並且每次重要比賽，第一個 Set，總是放棄的，在放棄中漸漸觀察對方之弱點所在，並且，多打邊球，使對方多跑以損其力，還有，放棄第一 Set，又是一種騙兵之計，可以使對方處事太易而致敗，但是 Cochet 的半複板 Demi-volée 是很好的，他雖有天才，而練習之勤，亦非常人所能及。Vines 在去年真是雄視全國，但此人火功未到，去年輸與 Brostra 即其一證，今年則屢敗，大約 Vines Tilden 一流人物如項王而 Cochet, Austin, Crawford, Perry 則如漢高祖一流人物也。

末了，記者祝我國網球前途成功，更希望我國網球家如林，邱，江，鄭余，輩從事腦力與身體的鍛鍊，並且運動道德非常要緊，雖然，每年大比賽總有一點不滿意的地方，亦有靠運氣好的地方，但是僥倖之心，尤其是我們中國人，存不得的。記者從一個朋友處聽說法國選手每年大比賽一月前便遠居鄉間，使與外界隔絕，一切飲食，由醫生指定，並每日鍛鍊身體，但鍛鍊網球時間，每日又僅一小時至兩小時，提倡體育，是國人大家的責任，但發揚我國網球，又要靠諸球家的努力，中國人太靠天才，記者覺得是一種毛病，就是有了天才，也得將身體鍛鍊強健，並須生活有度，心胸明朗，等一天，使我們海外的悲鴻們也能夠看得到我們黃臉人爭氣，最便是記者的一個彩爛的夢境。

台維斯台——已為英國之保管物，別來二十一年  
• Mr. H. Roper Barrett, 英隊隊長，手執此杯，  
以示榮幸，其右為 Lord Tyrrelle

編者附註：雲駿這篇文章，的確是親歷其境後，並有數載觀球之經驗才寫得出的。外國什麼東西都進步得快，即以網球運動一項而論，會已從技術的比賽進而為腦力的角鬥。此次法國敗卒，實出人意料之外。原因在 Cochet 輸與 Perry 之一場，第五個 Set 上，Cochet 以 6-1 輸去，可以想象得到法國的觀眾，一定哭哭啼啼。六年榮幸，棄於一旦。回顧我國網球程度，則在技術上面，還沒有研究得完美，如與人鬥智，實在是談不上。並且身體方面，好象也不及外國人有耐力。中國人在在落伍，本可以急起直追，希望網球要趕上人家去。不要象政治一樣，總是演著一幕一幕的重複戲才好。



台維斯台最後之一幕，在乙萬五千觀衆之前，Perry 躍網與 Merlin 握手之神態。

## 歸來吧歸來哉

### 蘇州人的叫魂

江浙一帶小孩子夜裏睡熟了，身子發跳，或者生病久久不愈，做娘的，一定疑心到孩子在那裏受驚，把魂嚇掉，非舉行叫魂不可，尤其是蘇州娘兒們叫魂的腔調最動聽，真是婉轉幽揚，越聽越有趣，也越聽越毛骨悚然。蘇州人叫魂，名曰「叫喜」，不但是小孩子生病可以叫喜，大人生病也可以叫喜。

叫喜有三種：一種是拍床沿叫，一種是門角裏叫，一種是檐下叫，而其所叫則一，所叫之聲調，則大大不同。

拍床沿叫喜，大概只因孩子偶然的睡眠中手足懸掛，（其實孩子們生理上的關係，無足驚奇）做娘的便在天將明的時候，輕輕地手拍床沿，輕輕地喊着，阿囡歸來吧！（歸讀作居）叫這麼十來聲便罷。

門角裏叫喜，則孩子偶發寒熱，求仙方不靈，走方郎中又不來，做娘的姑且叫喜，試試魂靈究竟歸不歸，要是歸來的，病便轉機，否則只有請女巫巫讓鬼了。先買安息香兩枝燃上火，再用紅紙一小張折成小包；一面點子一對香燭，當天踏個響頭，一面再拿孩子的衣服一件，由另外一人抱着，再由一人左手持小紅紙包，右手持安息，再由一人照了燈台，一共往門角裏，窗背小，腳邊去，甲高呼「阿囡啊……歸（讀作居）來吧……」乙即輕輕地答道：「噢，歸（讀作居）來哉……」甲每呼一聲，乙即答一句，同時甲乙倆窺細小蜘蛛，如找到，則以為魂已歸來，立將此蜘蛛撥入紅紙包中，鄭重地房歸，置入孩子枕下。

還有一種屋檐下叫，是不論孩子或成人患了大病才叫喜的。比方梯子一張，靠在檐下，一人照紙燈籠一盞，一手持黃紙甲馬四十九張，喊一聲阿囡（或該成人之名字）啊……歸來吧……「便焚甲馬一張；梯下一張則在陰溝旁，尿坑邊，或其泥土污穢地方去找蜘蛛，一壁便答應「噢：歸來哉……」

在叫喜的時候，全屋子的人，大家都屏息靜氣，連屁都不敢放一個，但望把魂找回來；我到了蠢然的小動物，以為魂已歸來，一方面大家便表示歡迎，而且與然色喜，好似這一隻蜘蛛進了這紙包，病人立刻可以起床的一般，你想其態可笑不可笑？

但是在提到了一隻蜘蛛而送入病人房裏的時候，雖然一家老小主人備僕都歡迎牠，但是不許走近去端詳細看，並且不許直闖地走上前去，據說為的是防備損害這蜘蛛，所以特別戒嚴，可憐人家歡迎牠，却還要受牠的氣呢。但是這蜘蛛自己何嘗知道這一會事，何嘗知道會有人捧上牠三十三天？總而言之，統而言己，名之曰該死！

何謂該死？生了病不去請醫生診察吃藥都玩這一套把戲，還不是該死！



# 不景氣的無錫

曹涵美

這個年頭，不景氣的呼聲，彌漫了全世界，當然不止我們貴中國一國慘。不過我們貴中國可說天生是一個奇國，也不要責備領袖，也不要怨怪民衆；總之，大家有份，措置特殊得無論那一國所不有的。治國先須內戰蹂躪；外交首貴禮讓客氣；侵略能長期抵抗；失地只要克復有日；高喊口號，百姓五分錢一致愛國；熱心建設，政府二萬萬大批借款；洋貨仇貨，任他傾銷；自己實業，儘可摧殘；內政日口修明；剿匪年年勝利；江水不妨決口，好在會得雨後綢繆；復興經濟，決不是借了鳩來止渴；……一時寫不完的勳功偉德，就致民窮國困，格外捉襟時見得利害，上下一體彷徨着，除了孩兒無知之輩，就是幾位和社會不十分接近的唸佛老太太，太麻將少奶奶們，想也感覺得到了吧！還不消說到遠，曾經切身遭着難的許多地方，滿目創痍，哀鴻遍野地民不聊生，即在這大都會的敵故鄉，也已敵得非往年堪比，素來號稱小上海，現在只覺其小而沒有上海的神氣哩！

大上海確乎不會有不景氣的，假使大上海要說不景氣，那麼，我們不是就要不相信：這些電影院，跳舞場，大飯店，大酒樓，咖啡館，遊藝場，百貨公司，……怎的只有加，不會減，反而一天一天多起來，並且沒一處不是潮進潮退的擁擠。還有廿年前着實出風頭的幾條弄堂，叫什麼寶樂里，福裕里，羣玉坊，小花園……到現在仍舊也有她們相當的勢力。夕陽一壓山，弄裏就格外活動熱鬧起來，一盞一盞寫着花名牌子的燈罩，大大小小，並不是形容過份，確實比滿天星斗，還密，還亮。花姑娘兩個俏俏夾着一枝香煙，粉蓋了臉，綉掩了身，扭着蛇腰浪着聲的坐上包車，水月電燈一亮，飛進飛出，比蜜蜂還忙。同時竟不知往那地金堆裏產生的，聚得攏這麼許多瘟客闊大少？一批一批鑽來報効；麻雀，鴉片，雪茄，老酒，鮮菓，名香，絃子，胡琴，還不知是戲調？還不知是極賦？狂亂地享受着。那些雌兒揀正了機會，戶頭，不時扮着媚臉，算是送情，一陣脂粉香撲上來，故意嬌聲浪腔地諛語俏罵着，打滾到你身上，骨節也酥得窩心，一捲一捲鈔票，自會握到她玉手裏去。到這裏來看用錢的朋友，都非常豪爽；本來不豪爽，大少，就不能顯闊，好像永遠沒有窮日，更那裏理會得現在時代，什麼景氣不景氣。

大都會的神氣，當然非內地所能及，不過在往年，內地也有內地的神氣。像敵鄉地臨湖濱，青山綠水，風景天然。近城工廠林立，市廛柳比，人烟稠密，舟車如梭，一種昇平景象，安居樂業，物阜民豐，毋說足以自豪，就是外路人到過的，也沒有不嘖嘖稱道，視為好地方。那裏料到年下，竟大打折扣，雖表面上還撐得看不出過份破綻，一般照舊往來的粉飾太平，但是只要你稍注意到小的地方，像茶樓，菜館，戲院，公園各處的生意，已清涼得不可掩沒的蕭條哩！致若一究到底細，那麼更糟得不堪收拾，滿市愁眉苦臉，四鄉嘆聲嘆氣，素安如磐石的，現在搖動得沒有一葉，可差人意，假使當局，長此因循的國歸國，民歸民，不稍一視，恐怕來日，也隨了種種的各處的影響，要到不知怎樣設想的地步了吧！

今夏，看得人家東也避暑，西也避暑，眼紅起來，可是錢不湊；最經濟，還是拖了夫人回老鄉住去。一住，住了幾天，滿耳只有聽見叫苦聲，害我也愁眉不展，抱了許多心事，夫人一見不對，說：「原爲享福尋樂而歸，爲何反鬱鬱起來？你還是出去吧！」我就連忙逃出，可是身體逃出，所得的印象，却總逃不脫。還讓我寫下來，雖和大小上海人們，沒有什麼深切關係，不過也可知道，這年頭內地不景氣的一班，像我們那地方向變得這麼快，那些更不如我們的地方，更可想像到他們的痛苦怎樣了！

大家都知道吧！絲，紗，布，粉，是敵鄉大宗出產，一年收入，着實不少，遠近簡接的直接的，靠它生活過日的，更屈指難數。光復以來，東也烟囪，西也廠屋，挨一排二，差不多四郊分佈滿了！在最盛時代，蓬蓬勃勃，確乎感到異樣的生氣，在內地是不可多得的。毋說別個，只要一到上工或是放工的時光，遠遠近近，廠裏邊送出來的回聲波囉，嗚嗚嗚地此停彼應，尖的，粗的，好像奏着長聲浪般的宛轉在空中，接連地叫了頭兩點鐘，還是不休。提飯籃的，撥算珠的，雖都工作得十分辛苦忙碌，而面上却總露着一微微笑絲，可知內心倒非常愉快的安適；到了年終，賞工，花紅，多多少少，頗夠大家溫飽。

誰想到命運這般短促；第一個遭着重大的打擊，就是絲廠，受洋商的壓迫；也是出品不良吧！也是發明了人造絲吧！也是外絲的擠軋吧！也是大家不穿絲了吧！是……！一網打盡，大大小小，都停閉大吉，氣也喘不出，並且帶累了許多銀行錢莊，社會上頓時現了恐慌不安景象。政府裏雖也鬧着一度挽救方法，究竟爛污太大，何濟於事？一到今春，新繭上市，重振旗鼓，不知怎樣的緣故？倒又會得有些生氣，好像洋莊動銷，大家樂觀轉機了，那料「好」還沒說完，却又又是石火一現，頓歸沉寂，最近因歐美需要不起，日絲侵銷利害，海外米價逐小，華廠商更難拋售，態度都非常消極，還惶惶地愁着是否要和上年一般的慘敗。

紗布業雖然還沒到以前絲廠一般的情形，可是照現在的環境，四面看來，恐也久難維持。最大原因，當然受着日貨傾銷影響，九一八以來，非但三省變色，華紗布不能去，就是尙在我們管轄之下，華北一帶的市場，也都像失了主權，儘他佔了，活躍得我生意寥寥。最怕，是每次開的五分鐘抵制。鬧，會的；徹底不徹底，那是不管。一場無結果，非但佔不着便宜，反而暗裏，受了莫大的創傷。你越抵制，他越傾銷得越起勁，你沒有制絕他的命，他倒差不多已要制絕你的命了！不抵制，作與還可延壽，一抵制了，你因血本關係不能小，他却不怕死的儘賤賣，——他何嘗不怕死，也不是我們不應該抵制。佔勝處，還是有了政府後盾；予以種種津貼調劑保息之方法，除去重捐養稅之弊病。我們政府，雖也一般好聽，減輕商民負擔，裁釐廢卡，可是他的範圍，究可出幾省？並且辦事人員，精明得一無倫天換日，廠商反而感覺到以前的好過。百姓呢！也天生就的奴隸性，偏不出息，偏不爭氣，嘴裏鬧着抵制，背了人，改頭換面，來的歡喜，只要便宜，有利可圖，管他漢奸國賊，喪心病狂。可憐幾家內地的華廠，再有什麼路好走？時今更不得了！索性東也決口，西也大水，火併的地方火併，剿匪的地方剿匪，大家逃命飽肚皮，還來不及，就是好裝進去，請問也有多少購買力？紗布銷路，既這麼慘淡，任你原料怎樣地多，怎樣地賤，可是只進不出，總要脹死，而況人工開支，也是要的，中國廠家究有多少資本？可以這樣的不周轉？於是迫到最後一路，減工，停廠，已有好幾家！

最最奇怪，自己家裏多得供過於求，偏偏再要向人家大批的購進，據近報載，政府決意售子華商。售子華商吧！售子日商吧！覺着都盛情太過。

說是售子華商，那麼按照該新聞：「我國各省，今年棉產特豐，照近日紗銷觀察，已足供全國紗廠之需，加以近日各紗廠仍在繼續減工中，棉花需要大減，故市上棉價日見跌落。」既是這樣說，怎的對這大批，倒又有了胃口？而售價到底能不能比本棉賤？可不是好像都成問題。他又說：「日後全國紗廠，或因棉花價格低落，成本較輕，當可恢復原狀，照常開工云。」他可了解紗廠的減工，到底爲了什麼原因？這樣左右有礙的銷場，實在能恢復不能恢復原狀呢？花價，既因自己產量特豐，又有外貨充擁，在情理之中，當然有低落的可能性。但不知道這紗布

價，是否會得受原料低落的影響？口人時常揭亂在旁邊，就算成本輕了，還不要說賣得出買不出好價錢，非去處已有不有把握？假使不有把握的去處，成本輕，也有什麼用？

說是舊子口商，再根據大公社記者探得的確息：「……乃係日紗廠缺乏棉花，委本市洋行代購，洋行接此委託後，乃向我政府請進……」那更可笑話。難道政府售出的時光，並沒有打聽到那裏去路？就照普通商情往來，也決不會有這樣的昏昧。不會呢！我們不禁要佩服政府，好算天下第一大國風度。別人家還沒有受到他像我們切膚的利害，已舉謀絕交，給顏色他看。我們呢，不要說失地未復，國仇未報；就是血跡還沒乾，殘骨還沒冷，好像已沒有這回事了！他缺乏原料，我們非但慨然接濟，還恐別人不和他往來，特地再代為想法轉給他。這種百不在乎的大量，高義薄雲天的熱心，可不是踏穿鞋底，尋不出第二家。那麼大家亂喊着半天的抵制，我終想不明白爲了什麼一齣滑稽？徒然帶殃幾個商人，平空地遭着無亡之災；現在華廠商的不可醫救，確乎未嘗不是爲了這一點不徹底的致命傷。而政府裏的認賊爲父，是不是就覺悟到這層？前使給他戮得奄奄待斃，我們是不可沒有惻隱之心的。誠恐打傷了他的元氣，趕緊送補藥過去，等他養足了神，好想法叫我們來斷氣。——這是天機，小百姓那裏懂得？橫素總是這筆賬，可也不必管去！

麵粉廠，好說和紗布兩業，彷彿的局勢。在原初人們的猜想：小麥年成這麼好，又賤，又多，都意爲機會來了！非常好做。那個提防到變出來的東西，更無人請教，只聽見大家嘴裏說：「還有破天荒的大賤盤要來呢！」試想在這聲調中，怎會得利？市面也是很怪的，越看賤，越沒人請教；沒人請教的理由：一，今年米價這般便宜，糧不出，還是自己吃，這種年頭，可省則省，於是鄉人當然無需麵粉的必要。二，最大廠結，還是受日粉花旗粉……和其他各國的洋粉，都互相關角着大傾銷，國外自然少有我們立足的場所，而國內呢？唉！說來說去，總是兩句老調，不必再囉嗦，已可意會得到他們來日的命運如何。

其次，就要談到米業，在工廠還沒有創立的時光，它的勢力，實執全邑各業牛耳。光復一起，日趨衰落，有些做交易所失敗的，有些囤貨虧本的，有些生意清淡倒閉的，有些開支浩大不能維持的，年有所聞，到現在，簡直難得有幾家，可算穩實靠得住。據熟悉此業中人的傳言：「今年大除夕，更不知要幾家上掛門？」假使果真，那麼又要多少飯碗，打碎沒着落！

錢業爲各業命脈，也是各業爲錢業命脈，現在各業既這般慘敗，那麼叫錢業怎會景氣呢？早在往年，影響到一塌糊塗。關門吧！恐怕放出的款子，吃着倒賬的，和不吃着倒賬的，一攬統都收不着；於是大都抱着只收賬而不放出去主義，似關不關的，終究漸漸地收束起來。這一業，既是這麼一種地神氣，請教別業，從何發展？非併得大家，到末路，還是啥？

這還從城市上面說，假使再移眼光到農村一帶去。一輩佃戶，春耕不得避風塵，夏耘不得避暑熱，秋種不得避陰雨，冬藏不得避寒凍，忙了一年整，好容易血汗澆成的金顆玉粒，剛剛到手。却又因了催迫的老虎臉，難着相，只好忍着飢，耐着餓，先挑到地主處，還了租米，然後再變了錢，換脫糶糧，方才門庭清爽。可是一家八口的衣食，還沒着落，唯一補救，只有偷空再養蠶。不料近四五年來，筋疲力盡，費了許多精神桑本，所得的報酬，却是每年多添了些一把眼淚一把鼻涕，不要說想贖舊當頭，連還新債都不夠。因此又影響到典業不景氣。

典業，全靠當進贖出，流動的忙，方是生意。現在大都當了，不想再贖，最近，好像也沒有什麼可當了！這樣一停頓，就是沒的東西，對折六折打得足，一呢，時今衣服，都合着各人身材做，緊小不好改，要尋一個相配主客不容易。二呢，窮的人，實在多；不多，那些平日何等金碧輝煌的銀樓綉莊。現在爲何也有好幾家，變得門可羅雀，寂靜無聲。不窮的，美觀性理，却又比從前人利害，決不歡迎過時貨，前使洋盤覓新的，所以要這一業起色，可說更是無望。

鄉下養不好蠶；吃了不少苦，得不到好處，真氣極！就有一大半，鋤去了桑樹，改爲稻田

，立誓不再養蠶。照這般地不振作，不到幾年，必使全邑，無蠶可食；無桑可飼，一年幾百萬收入，農村靠它維繫的，民生靠它調劑的，唯一挹注，就此定結。而稻田一多，年歲又好，當然的產量，雙料多起來，物富價賤，於是鄉下人，又一打擊。農村因了農產價跌陷於極度的疲勞，而都市的購買力，豈有不受影響減低的嗎？所以除了我揀範圍較大的寫出之外，有許多中小工商業，碾米廠，油廠，餅乾行，棉子行，提莊，及其他廠行店號，呈着慘澹景象的，還不在少數。

我想：無論怎樣的社會慘慘，一個人，整容理髮，總像省不掉的事，即省，也有限的，髮長了，當然要剪，鬚鬚鬚鬚了，不留呢，當然也是剃，況且現在時代，又多出小姐太太們的一批女性生意，燙髮，修面，實在料想不到，怎麼也會得往年多而今年少？營業清淡得理髮業，也曾一度召集，開緊急會議，大減價，攬生意，這可不是不景氣聲中，少有的趣聞了嗎？

## 給未婚夫的第四封信

良哥：我們學校快要開學了，我們的臥室裏本來祇有我和那個我們叫她阿玉的兩個人，但是今天却又來了一位廣東小姐。她姓李，據說很有錢，因爲她的姊姊嫁的那個男人很闊。他們姊妹的憤感很好，她現在的费用，他的哥哥出洋的遊學費，都是那位姊姊向丈夫要來的錢。

良哥，你不要笑我忽然在「錢」字上大做文章，我決不是那種卑鄙的人；我的意思是說，姊妹淘裏有這樣的情分，在現在這世界上是極難得的事。錢是用得完的，情分可用不完。

你也不用誤會；以爲我想嫁個有錢的丈夫來貼娘家。我祇是覺得在這一個人自己有了錢怕朋友問他借便推說自己是無產者的虛偽世界裏，居然有位夫人肯拿丈夫的錢來給自己的姊妹，真叫人佩服。

這位李小姐生得漂亮，或者可以說她打扮得漂亮。她的衣服的樣子大概是最新式的；她非特叫你看會疑心她裏面不穿袴子；簡直叫你從遠處看來，你會以爲她外面也一絲不掛。是月牙色的薄紗，剪裁的方法幾乎完全是依着身體的線條做的；胸脯前是高的，到了腰身那裏便細了，肚臍那部分很緊，你幾乎會看見一個小凹腔。走路的時候，兩條大腿會在衣服外面分開來。要是在月亮底下，我想人家一定會相信她是裸體着呢；是一座活的裸體石像，祇是上了些顏色，顏色又是如此地勻淨。但是在太陽底下，我想你更會覺得詫異；因爲從背暗的一方面看去，你又一定會看見她裏面真正的線條，紗是如此地薄，她好像赤身露體站在一隻定造的玻璃盒子裏。

阿玉一看見她便過來裝着鬼臉，她又連忙走到隔壁房間裏去宣傳說，我們房間裏來了一位「裸體美人」了。大家都跑出來看，李小姐並不慌張，我倒覺得阿玉太惡作劇而爲李小姐抱不平。

看起來，李小姐的姊姊的確很有錢，她一共帶了四只大皮箱，牀底下放不下，她便向我情商；好在我祇有一隻小皮包，她便把一隻大些的放在我的牀底下。還有兩隻便祇能豎在牆邊了。阿玉說，或者含監婆婆要不答應呢。

她現在已出去了，今天晚上大概要回來睡。將來關於她的新聞一定很多，我慢慢地一件件對你講吧。

阿玉說，她要假裝拍她的馬屁，將來一定可以吃到許多白食。  
你問的話，我下次信裏答復吧。

你的斌

# 電影第三種人論

黛凌

「意地洛其」的時代在中國雖則似乎沒有像從前那樣流行但我們還不時聽見意識的話，且近來更漫延到電影上——無論是電影的製作或批評。用這意識不意識而使我想起電影的工具問題——這就是說，將電影作為某種「意識」，某種政見或成見的工具，這又就是說，將電影作為一種手段的問題。

文藝上的工具化，引起許多人的不滿。死抱住文學不放的人，更傷心於斯文的掃地，於是就有所謂「第三種人」的運動。這應該值得諒解的，電影既以為大眾愛好，於是電影大眾化就成了口頭禪。大眾化是時髦的，但大眾化又是如何呢？曰，多來些勞苦大眾的東西，於是電影遂成爲工具。

其實，電影的工具化，在我們以三民主義治國的中國，固然還不及歐洲，但它的工具化的過程是可以看得出來的。利用這電影的天機本領最偉大的當然蘇聯，泛意，及新近的民德。 Nazis Germany (National-socialists) 因爲他們都認爲一切只有一個同樣的終極目的，那這一切就應該爲這個終極目的底手段。而這樣，電影就從本身是一個目的，而變爲僅是一個到目的底手段，電影於是就成了工具。而且，因爲有的人自己習慣了工具，以爲一切都是工具，即使就是它並沒有工具性的。

文藝上的「第三種人」是值得諒解的，因爲他們曉得文藝的目的爲工具，而不自甘爲一個工匠，固然他們並不叫人家也不爲工匠。電影上似乎也應該有這一種「第三種人的主義」。

我們去看電影是一種娛樂，娛樂就是目的，要是看電影去受教訓或教育，那就以娛樂作爲一種手段到一種倫理的，政治的式社會的教育的目的。這在電影的觀衆，想來一定並沒有很多人觀迎。電影的製作者，也應該即以電影的製作者爲目的，不要自命是一個教育家。因之電影的批評，也只能以它的娛樂價值爲準，他一個作價者，而不是一個執法官。

## 記 黎 莉 莉

葉 袖 音

見到了一次便會和你親熱的，祇有黎莉莉。她是一隻不怕陌生的巴兒狗。長又細的髮絲披在耳邊；兩隻正圓的眼睛，像是不懂一切地對你凝望着，你要回望她一下，她却又會像懂了一切地對你一笑。最後巴兒狗的地方，是她走路的样子，是那樣的悠靜，但是不

滴盡致地描摹出劇中人的個性。但是她說：「浪漫是最淺薄的藝術，牠根本是假的，所以你祇要一裝便裝像了。」她講到浪漫是一種假的藝術，是裝出來的；她同時便講一切報上所形容她個性方面，都祇是一種浮面的觀察。沒有一個人會真正地解過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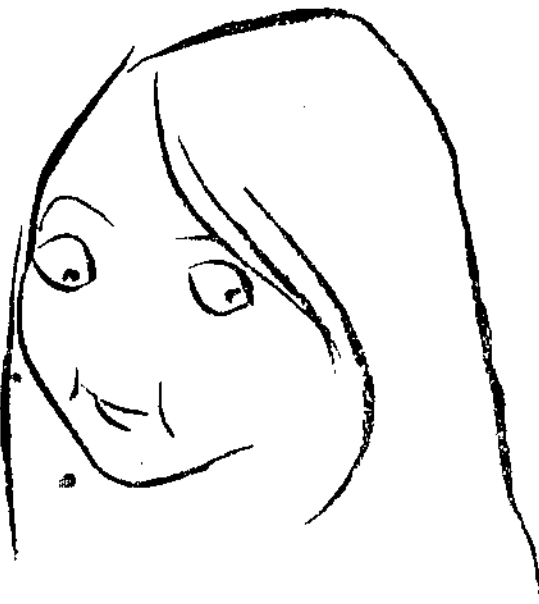
上三步，她却會搖頭擺尾地跳一陣。她講一口的京話，這便完成了巴兒狗一切的條件。她有一個豐滿的身體：每一條曲線是依了希臘的規則的。應當高的地方便高，高到了最恰當的度數。應當低的地方便低，低到不能再低爲止。假使連文藝又活在中國，他一定又會拿了米達尺去量她身體的每一部份來作他研究人體的標本的。

她在家，是一位極守規則的女兒。七點鐘便起身了。除了拍電影，她便做些柔軟體操。下午天便在門口等弟弟回家一同唱歌。晚飯前看她母親做針線。十點鐘上牀，上了牀或者看書，或者轉念頭，但是最遲到兩點鐘一定會睡着的。不做夢。有個醫生竟指她有心臟病的現象。誰相信呢？

但她是一座活的石像。她愛動，愛冒險。她第一次自己開汽車，便開足了馬力，坐在後面的是黎錦暉幾乎急到哭。她喜歡騎馬，她說在馬背上的時候，絕對想不到人會從馬背上跌下來的，而她倒的確始終沒有跌過一次。

上海這地方不能開快車，也不能騎了馬各處跑，她便祇能騎腳踏車了。每天你可看見她夾了兩個輪子在赫德路上飛。直飛，橫飛，打着圈子飛，你幾乎會相信，那兩個鋼絲輪子是天生在她身上的。

上海這地方不能開快車，也不能騎了馬各處跑，她便祇能騎腳踏車了。每天你可看見她夾了兩個輪子在赫德路上飛。直飛，橫飛，打着圈子飛，你幾乎會相信，那兩個鋼絲輪子是天生在她身上的。



家講到她的本事，可是她最

## 咖 啡 與 茶

「我第一次所去的咖啡館，羅密友先生說，『是一個俄國咖啡館。那裏面的女侍者也是俄國人。她用的是英國語。在她問我要吃什麼的時候，我心裏有些慌，便隨便說了咖啡。她還問我要不要蛋糕，我也就說了要。』

「咖啡來了，蛋糕也來了。蛋糕是一大碟，叫我怎麼吃得下？我想這竹槓是準備敲定了。我儘我的量吃，只吃了三件，其餘的再也吃不下去了。我又不好意思把它們帶了走。因爲心裏慌，我坐不住，我便叫算賬。一看賬單上開着一杯咖啡和三塊蛋糕，我才知道蛋糕是照件數算的，吃多少算多少。我却白上了一個當，白担了一回心。」

「在我走的時候，我注意到比我先去的人都還坐着，而且還一些也沒有走的意思。我便覺得我吃得太多忙了。我不願意這樣一知半解，我第二天便再去，要看咖啡究竟是怎麼吃法的。我依舊叫了咖啡和蛋糕。蛋糕又是那麼一大碟。這一次我不急吃了。我望着人家，見人家吃得都開開雅。在吃的人，除我以外，只有一對是中國人，其餘的都是外國人。我吃吃咖啡，抽抽煙；在外行看起來我好像是一個內行，我還吃了一塊奶油很多的蛋糕。我看別的人都還坐着，我也不走。女侍者也並不來偷望；她們很大方：在你不叫她們來的時候，她們是不來。坐在那裏一些也不感到僞促。」

「跑多了就胆大了。我還當到別的咖啡館去。有一次是下午七點多鐘，我到沙利文去，想吃一些點心，可是侍者給了我一張晚餐的菜單。我便留心看的確已有幾個人在那裏吃晚餐。我弄得有些窘。雖然我還不想吃晚餐，我不好意思不叫，我便叫了一客。原來像沙利文之類兼賣飯的咖啡館在中上和晚上是預備人去吃飯的，去吃點心或者去吃冰都不大適宜。去吃咖啡最好的時間是下午五六點和晚上十一點以後，就是到不兼賣飯的咖啡館去，也以那個時間爲宜。」

「中國的咖啡館我也去過。中國女侍者的面孔是鐵板的，對着人總有些不大願意的樣子。可是去熟了，就兩樣了，她會要你請她吃鴨腎肝，她還會坐到你的膝蓋上來。面孔鐵板果然討厭，扭着擾着也並不舒服。所以中國的咖啡館我去得很少。」

「講到中國的，還是到中國的茶室去好。南京路的福祿壽和新雅都是可以坐坐的地方，最好的却要算北四川路的新雅。那裏的侍者差不多都有過一些訓練。他們侍候得客人剛好，去的人又齊整，因爲喜歡高談闊論的人並不到那裏去，他們去的地方是城隍廟的春風得意樓



愛把心事對人講。她說她不是真的姓黎；她說她最近才知  
道自己真正的年齡；她說她但願自己能寫文章，可是總不  
成功。這種話都是她祇願自己和人家講，不願人家和她自  
己講的。

在一個不了解她的人看來，她祇是一個狠天真又狠開  
放的現代女子。但是，假使你更深一層地觀察，你便會見  
到一個狠有個性，而同時又喜歡統治一切的女英雄。因為  
她還小，因為環境不能使她完全發展及表現她的個性；所  
以她祇能駕馭腳踏車的龍頭，所以她祇能在一隻心愛的小  
巴兒狗上去施行她的權威。

不錯，她的小巴兒狗，也是一件值得介紹的寶貝。除  
了他們形狀的相同，她簡直是，莉莉唯一一個至友。莉莉的  
說話是極隨便的，她從不曾想起她說的話會被人記下來

做成文章；所以她的說話從沒有加些花巧，她祇是一五一  
十地把心裏的念頭對你直說，可是人家便胡亂地添頭裝尾  
巴將那些話作為她的口供了。有些簡直和她所說的完全相  
反。所以唯一一個能聽了她的話而不瞎講給別人聽的，祇有  
她的那隻小巴兒狗了。

小巴兒狗是雄的，周身白色，沒有一定的名字。莉莉  
不在家，牠便在門檻半邊等；一到家裏，牠便在後面跟；  
坐在椅子上，牠便跳上去躺在她的懷裏。莉莉愛看小說，  
小說書便是牠唯一的對頭。看見葉靈鳳牠要咬；看見張資  
平牠也要咬；連茅盾都逃不過牠的牙齒。所以莉莉便祇能  
在睡醒以前躲在枕頭半邊看了。

小巴兒狗最害怕莉莉，莉莉也最害怕小巴兒狗：這一對畏  
友，便是將來藝術史上不能忽略的兩件寶貝。

## 坐茶室的氣分

林徽音

人有時喜歡鬧，有時喜歡靜，有時喜歡鬧中的靜。喜歡鬧  
的人會約同也喜歡鬧的別人到鬧的地方去，如一起去跳舞，一  
起去喝酒之類；喜歡靜的人會把自己獨自關在房間中，或者  
會到人跡罕至的高高的山上或遠遠的水邊去；喜歡鬧中的靜的  
人也會去舞場，也會去酒店，可是他不會約同別人一起去，他  
喜歡他獨自一個人，可是雖是獨自一個人，却並不把他自己關  
在房間裏，或者去到什麼僻靜的地方。

要是你是一個喜歡鬧中的靜的人，你不會去看你的朋友，  
你也不會希望你的朋友來看你。你在家裏是就不住的，不用說  
；你得出去跑。你會這裏去走走，那裏去坐坐。可是在同一個  
地方，你不會就覺得很久，就久了，你似乎就會感到不舒服。於  
是你總想換一個新的地方。你便一個地方一個地方地轉換着。  
有時你離開了一個地方，要到什麼別的地方去却還沒有想起，  
你便會在街道上徘徊着，而同時在徘徊着的是你的心中的思念  
，在想你究竟要到那裏去。

雖然，跑得久了，你總會跑出一兩個你所喜歡的地方來。  
起初你不自覺地時常到那裏去；繼而被你感到了，你會覺得  
你儘那樣去似乎太無聊了，你便想不再去；可是到那時你已壓  
不住你自己的感情，你的要到那裏去的感情，終於你只有天天  
去，而且幾乎是按了一定的時候，於是你的下午已有了它的愛  
好的安頓所，你的黃昏也無須再在街道上無目的地徘徊了。

到那時，待着已會知道了你的姓；你到了，他會熱誠地迎  
候你；你幾乎剛坐定，他已會把你所要的茶送來，因為他已知  
道，可無須再問你你要的是綠的還是紅的茶。你會有你中意的

座位，那會是在室的一角，從那裏你可無須回頭地望到全室的  
人。坐定了，你也不會急於看那星期點心的牌子（要是你去的  
是一間有星期點心的茶室的話），雖然在以前你是坐定了就會  
看看而想叫一兩碟什麼的，尤其在那星期點心調換了的第一天  
的星期日。因為現在你已知道你自己要吃的是什麼點心，而且  
大都又是在常備點心中的；而且你也總不至坐定了就會吃，你  
會先喝一杯茶，或者先抽一支煙——往往，實在，你會坐到了  
將要走的時分才開始吃一兩碟點心。

你會帶一本你心愛的書。你一定不會看它，只是防備着；  
要是你覺得你的時間不容易過去的話，你會把它翻翻。你還可  
隨帶着一些稿紙，在你想寫的時候你可隨便寫。別的茶客們不  
會來騷擾你，侍者更在想給你種種的便利。雖然你聽得到無盡  
的談話的聲音，而且你的確知道在你的前面有許多人，你却仍  
彷彿覺得你自有你的小天地，正如他們自有他們的一樣；你不  
會打斷他們的談話，他們也不會擾亂你的思路。

在那裏有的時候只有你一個客人。你靜坐着，你望着你周  
圍的一切。一張張的桌子，桌子邊頭的椅子，都不變地，寂靜  
地，站在它們的原位中。每張桌子上照例地守着胡椒瓶，牙籤  
罐，煙灰缸，和點心牌，在耐心地等待着它們的熟識的。或者  
不熟識的主顧來施用它們。那位管帳的先生坐在帳台的邊頭，  
在翻着帳簿，在打着算盤，彷彿企圖着要算清那似乎永遠算不  
清的帳目。侍者剛到你的茶壺中來沏過水，那待用的毛巾在  
你的桌上也還有兩三塊依舊是在待用着；他想不出什麼別的  
以侍候你的，他便無聊地坐到了他的紀錄櫃那裏去。他就便

所謂齊整，就是不高聲大鬧的意思。他們不樂意受別人的侵犯，同  
時他們也不去侵犯別人。到那裏去的人可以說都是懂得吃茶的趣味的  
，不懂得的，即使去了也不會去重複。

『去吃咖啡，或者去吃茶，一個人也好，兩個人也好，三個人也  
好，四個人就討厭。四個人，滿滿地坐一廂，或者圍圍地坐一桌也在  
形式上就難看。至於四個人以上，那就一些意味都沒有了，講話不是  
像演說，就大嘈雜，不講話，都呆着，也會形成愚蠢的局面。』

· 言言

拉出一張新聞紙來看，那新聞紙看來不一定是當天的，也許已  
隔了三天，也許已隔了一個月，也許已隔了半年。可是他很有  
滋味似地看着，從這面翻到那面，又從那面翻到這面地。你呢  
，你會一些思慮都沒有，一些動作都沒有，只是那麼地靜坐着  
，凝望着。

過了一忽兒有人來了，從樓梯上先進來了他的頭。他看到  
空桌子那樣多，他一時竟會不知道他要坐那一張才好；他選了  
一張他看來是最好的坐了下去，可是剛坐定，他會發見一張比  
他所坐的那一張還要好，在他遲疑了一兩分鐘之後他便向那張  
桌子搬着。搬定了，他會不放心地回頭去望望那被遺棄的，  
看它究竟是不是要比較差一些。接着又來了一個，兩個，終於  
所有的桌子都被佔據着。你會望到他們，他們也會望到你；其  
中有幾個已同你很熟，可是你們不會招呼，雖然也許你們已彼  
此知道了對方的姓氏。

在那來的人的中間有時會有你的朋友，可是你不一定會照  
呼他坐在你一起。他可另佔一張桌子。你們想談話的時候，你  
可坐到他的小桌子上，你或者他可坐到你的小桌子上。要是談話  
談完了，感到無話可繼的話，你或他可回到自己的小桌子上去。  
那樣誰也不會感到那沉默所會給與自己或對方的壓迫。因為你  
也不是主人，他也不是主人，他也不是主人，他與你都不會有  
冷落了他的或你的客人之感。

那樣地坐，坐在那樣的地方，你會感到那於你是最適宜的  
，要是你是一個喜歡鬧中的靜的人。在那裏，雖然有着那似段  
似續的，或者有時是永無盡盡的，聲音，可是你自會有你的靜  
，靜得好像只有你一個人，一個人在一個一望無涯荒漠中。

x x x x x x x

## 陸氏血案

樊達因著

·家械譯

麥根也拿出香烟來，他沒抽上幾口，就無聊地用手指敲着椅子的把手。

『我知道，這是很古怪的事——太古怪了。這件事恐怕不會就這樣地了結，假使我們不設法去防止牠，也許還會有事發生。我講不出什麼理由。我就是這般地感覺著。』

『或許陸先生有些鬼神經過敏了，』范思忿忿說，態度異常溫和而天真。

『哼！』那人鼻子裏哼了一聲，掏出另一支俄羅斯香烟，仍又回頭對着麥根：『我希望你能到出事地點去看一下。』

麥根有些猶豫。『你到我這兒來，還有你不贊成警察局，大概一定有一種理由吧？』

『也許你會覺得可笑，說不出什麼理由。』（在我看來，陸的手在他點燃第二支香烟的時候有些微微發抖。）『老實說我祇知道我的腦筋自動地否認那是一樁竊案罷了。』

我不知道他究竟是不是把所有的話全說出來了呢，或是還隱瞞着些什麼。總之，我覺得，他那不舒適的神情裏潛伏著一種恐懼；我這感到，那慘案給他的刺激之深，遠在我們想像之上呢。

『在我看來，』麥根說，『說是竊盜，和事實是相接近的。在許多別的案子裏，也有同樣的情形發生。偷東西的人往往因為突然聽了什麼聲響，頭腦便糊塗起來，沒有理由地打人打死。』

陸突然地站了起來，來回地打着磨旋。

『我沒法討論這案子，』他低低地說。『假使你了解我，就知道我的所以沒辦法的緣故了。』他很快地給麥根射了一眼。

『天哪！我滿身的淌着冷汗呢！』

『一切都太暗昧而不可捉摸，』麥根和善地看着他。『我願細細地想一想那使你失了常態的案子。或許一兩天之後——』

陸舉起手來，表示不贊同。

『不行的。我來告訴你，麥根，警察局是永遠找不出他們的竊賊的。』他把一隻手按到自己的胸口上。

范思注意着他，心中暗暗地覺得很有趣。現在他在他面前伸開兩腿，眼看着屋頂。

『我說，陸先生——恕我打擾你的玄想——但你可知道，』

有沒有什麼意外的理由，有人要殺你的兩位令姊呢？』他呆了一會兒。

『沒有！』後來他說，『我不能說會有這回事。誰會殺死兩個與世無關的女人呢？』

『我並沒有離奇的觀念。但是，你既然否認這事情出於盜竊，而兩位女士確是無疑地被殺了的，當然總有人在覬覦着她們的財產；我以為，你既是她們的兄弟，又住在一個家庭裏，應該知道什麼人對她們會懷着暗算。』

陸聳了一下肩膀，又把腦袋往前伸一伸。『我又知道有什麼人，』他急急地說。接着，轉過來對着麥根，『假使我有了一些兒端倪，我還用得到出來嗎？這件事情叫我的神經痛苦極了。我昨晚想了一整夜，簡直是——是非常麻煩的，可怕的麻。』

麥根微微搖着頭。然後，站了起來，走到窗前，他站在那兒，反背着手，看着下面那灰色石頭造成的墳墓。

范思冷冷地觀察着陸；當麥根轉到窗前去時，他慢慢地從椅子裏站起來。

『告訴我，』他開始說，語調溫和而緩。『昨晚，究竟是什麼樣的情形呢？我知道你是第一個人，走到那倒在地上的女人旁邊的。』

『我是第一個走到珠麗旁邊的人，』陸駭駭說，心裏有些不舒服的樣子。『施德，我們的管家，他則發現安德失了知覺，背上有一個創口在淌着血。』

『她的背上？』范思把身子向前一移，飛舞着眉毛。『那末她是給人從後面打了一鎗？』

『是的。』陸皺了一下眉毛，並且咬着指甲兒，似乎他深深地感到了一種無關緊要的事來攪擾了他。

『還有陸珠麗小姐；她也是從後面被打的嗎？』

『不——從前面。』

『多麼可怪！』范思對着燈架兒把一口烟吐成一個圈兒。『那末兩位小姐都已睡下了嗎？』

『一個鐘頭以前……但這些事情你問我幹什麼？』

『別人是會知道的，是不是？這些小事情往往對於推測犯人的心理動機是很有關係的。』

『犯罪心理是不成的！』陸狠狠地吼着。『一個人能對於某件事沒有感覺而就——？』

『對啦——對啦。但如果你要求地方辯護士幫忙，我可以決定他在下判斷以前一定想知道一些詳情。』

麥根走前來坐到桌子邊上。他的好奇心已給鼓起了。他對陸表示很同情於范思的問題。

陸把嘴脣皺緊，把煙咀重又放進口袋裏。

『請你把你聽到第一次放鎗後的情形次序地講一講。我決定你會聽到那鎗聲的。』范思溫和地說。

『當然我聽到——我不會不聽到。珠麗的房間和我的緊隔壁。那時我還醒着。我急急地穿了拖鞋，披上寢衣，走到客廳裏，那裏漆黑，我摸索着牆壁才找到珠麗的房間，我推開門一看，就看見她躺在牀上，她那睡衣的前襟上有着血污。那裏沒有別的人在，我立刻走到她旁邊。正在那個時候又聽見一鎗，聲音似乎是從安德房裏傳來的。我那時有些昏了——不知如何才好；所以我站在珠麗的牀邊簡直嚇昏了——哦，嚇極了……』

『慢慢地講下去，』范思鼓勵着他。

陸點點頭。『我真是束手無策。但，當我站着的時候，我聽見有人從三層樓的僕役室裏走下來的聲響，我認出是老施德。他也在黑暗中摸索着，我聽他走進安德的房間去。接着他就喊我，我急急地走前去。安德躺在她的梳妝檯前；我就和施德把她抬到了牀上。我的兩條腿打着抖，似乎在等待着鎗聲的再起。可是沒有了；我於是聽到施德在客廳裏打電話給白隆醫生。』

『我在你的報告裏，得不到什麼幫助，陸君，這和竊賊殺人的推測是矛盾的，』麥根說。『並且，』

『在前門外面雪地裏發現了兩個錯亂的腳印。』

陸聳了一下肩，但沒有答話。

『在那時，陸先生，』——范思把身子在他的椅子裏往後一躺，眼望着遠處——『你說當你到珠麗小姐房裏去的時候，你看見她在牀上。你怎樣看見的？開了燈嗎？』

『啊，沒有！』這人顯然給這問題弄得有些不安。『裏邊本燃着燈的。』

范思的眼前閃動着有興味的光亮。

『安德小姐的房間裏怎樣呢？也亮着的嗎？』

『是的。』

范思伸手到口袋裏，抽出他的香烟盒來，細心而審慎地揀起一支。他這種舉動，我認爲是在抑制着內心的興奮。

『那末兩間屋子裏的燈都是亮着的。那到值得研究。』

麥根也認明了他外表雖仍淡然，而心裏却非常熱誠的情形，用一種期望的眼光注視着他。

『並且，』范思刺探着，優閑地點上了香烟，『你能告訴我兩次鎗聲之間，隔了多少時候嗎？』

(待續)



## 獎

# 一百元



本刊三個月中，（即九期）每期刊印圖畫一張，如能將每期每張圖畫（共九張）錯誤處，完全指出者當得獎金一百元正。如無完全指出者，則以最相近者得獎。在同時有數人完全指出者，則以獎金平均分配之。

### 應獎規則

1. 應獎者須將圖畫剪下，在錯誤處註明號數，並說明錯誤理由，再將上刊懸賞印花貼下交郵寄下即可，不貼印花無效。
2. 應獎期本年十一月十日截止，過期作廢。

## 笑話

### 知機

「你看，一個憤怒的顧客說，『剛才我在這裏買一打襪子；我回去一數，只有十一只。』」

### 分別

「一些也不錯，先生，」店員解釋說，「其中一只已經有些爛，所以我已代你把它丟掉了。」

一個女子走到一個賣手套的櫃台上，要看看男子的手套。店員給她看了四塊錢一雙的，她說：「不，太壞了，我要買一雙好一些的。我是買給我的未婚夫的，你知道。」

結果她買了一雙十五塊錢的。

又來了一個女子。從剛才的一個教訓，店員爲省麻煩起見，他就給她看十五塊錢一雙的。又來了一個女子。她說：「我只要買三四塊錢一雙的。我是買給我丈夫的，你知道。」

又來了一個女子。店員先問買手套是買給誰的。她告訴他買給朋友。他知道朋友就是情人。他便拿出了一雙二十五塊錢的。

「很好，」她說；她便買了。

「五分郵票，」一個年輕的女子對出售郵票的人說；繼而，她再向他望了一回，便接着說：「我好儀在什麼地方看見過你的。」

### 好心

「是的，他說，『在海濱浴場；你剛在海裏，我把你救了起來。』」

「哦，是的，是的，」她感激地說。『好，我要五塊錢郵票，還要一塊錢郵片。』

王先生定一套西裝，講了好久的價錢。價錢講妥後，出了四裝店，王先生的朋友問他：「爲什麼白費這許多時間？你知道你是決不會付他錢的，價錢多少不是沒有關係？」

「一些也沒有關係，」王先生答道；「可是我也喜歡講一些道理，價錢越講得低，他的損失就越少。」

### 預謀

一個青年要結婚了，他到一家他相熟的西裝店去定了一套結婚禮服。做好了，試着穿穿都合式。青年想把它帶了走，可是店主告訴他要他付現錢。

「怎麼，」青年說，「我已作成了你們六七年的商意，都是三節結清的，我拆過你們的爛污沒有？」

「那我知道，」店主說，「只是那時你還是自己管着自己的錢。」

「憂慮」  
一個辛苦了一世的老商人快逝世了；他的家人都圍在他的邊頭。

「仁生在這裏嗎？」老人張開了他的眼睛問。

「在這裏，爹爹。」

「仁生在這裏嗎？」

「是的，爹爹，我在這裏。」

「秀英呢？」

「爹爹，我也在這裏；我們都在這裏。」

### 嚴酷

### 嚴酷

「那末，」老人無力地說，幾乎在透着他的最後的一口氣，「誰在照顧店舖呢？」

### 嚴酷

「你看，那井點心店關了。」

「是的；他因爲嚴厲，現在已被監禁。」

「爲了說謊被監禁？那似乎太嚴厲了！」

「一些也不嚴厲。他答應了付他的巡捕箱，可是他沒有付。」

### 訴冤

「你昨天買給我的那瓶酒壞透了，」一個主顧表示不滿。

「好，你只買了一瓶，」酒商答道，「所以請你不要抱怨吧。你看我進了這許多呢。」



# 益記興洋紙油墨行

專運各國優  
等紙料油墨  
各色俱全賜  
顧不勝歡迎

地址 山東路三一三號  
電話 九三七三一

## 印度咖哩飯店

印度加厘  
世界獨一  
興奮心神  
催進食慾  
其味津津  
給你刺激  
夏日用之  
可以却疫

日夜設備  
營業完美  
佈置並  
精冷有  
潔氣  
福州路九號  
電話三〇八  
三四一號

### 滿意

「你們有旭日牌雪茄嗎？」主顧問。  
「有的，先生，」煙商答。  
「東西好不好？」  
「真好，」煙商熱誠地說，「最近進的一更貨尤其好。」  
「謝謝你，」主顧旋同去向著門走。「你寫信來說它們很壞，原來是弄錯了。我是從煙廠裏來的。好，再會。」

### 公平

一個橘子水的推銷員送半打橘子水給一個煙紙店的店主。  
「這是送給你的，」推銷員說，「請你試試，要是你覺得好，你可為敝公司代銷。」  
「對不起，」店主說，「這禮我不收。我從來沒有收過人家的禮。」  
「可是這一些些，說不上禮，」推銷員提議，「要是你真不收的話，你可付一些錢，或者付一角小洋如何？」  
「很好，既然當生意做，那就不同了。我要兩打。」

### 答捷

「李培克，我問你，」一個小學教師問，「象有什麼是別的動物所沒有的？」  
「小象，」李培克不遲疑地答。

## 來函

編者先生：

十日談我已經買了三期，覺得很不錯。

陸氏血案中幾個司法官的譯名，有更正的必要，類如：

罪犯偵察長——刑事偵察長，Criminal 不能硬譯作罪犯。地方法院檢查官，或地方辯護士

——國家律師，District Attorney 的職務，和上海畸形的司法組織下的捕房律師一樣，却和

檢察官是略有不同。（相彷彿亦有）國家律師是已經通用的譯名，並且是準確的，因為他是

替國家方面做律師來辯證某一罪犯是有罪的。

刑事法院這譯名亦很怪，陸氏血案我是看過，手頭沒有這書，却想不起原字是什麼。

我以為翻譯一個專門名詞的時候，覺得譯名奇硬，不妨問一問這一門的專家，類如上面所

指出的兩個字，問任何一個律師都能替譯者改正，免得叫人家不懂英文的，覺得英美司法

組織的玄秘，

「指錯誤的獎」有印刷不明，錯誤太多，的弊病，叫人家無從回答，此請

撰安

愉九月四日

## 復書

愉先生：

大函誦悉，覺得「十日談」很不錯，足見愛我之深，所指專門譯名甚是，以後於續期中擬加

以改正。大凡文人舉筆譯小說，自難勉其必有他種專門學識，幸本刊以編輯事務繁雜，又

聘得副編輯謝文德君一人，謝君為曾讀中西法律數年而尚未成律師者，以後關於此項修正

，即由謝君負責，堪以告慰。至於「指錯誤的獎」的批評，所云印刷不明，或即畫者故作虛

玄，又謂錯誤太多，正因錯誤甚多，故須愛讀本刊諸君指誤領獎。尊意以為然否？暇來請

多多賜教，以謀進策。此順

法籌

編者謹覆

# 十日談 歡迎投稿

現在的雜誌界可以分作兩派：一派是消極的，一派是積極的。消極的有兩種，一種是觀看一切沒有救藥，祇得含淚苦笑，可以論語代表；一種是聽不聽由你，我則正襟直書，可以獨立評論代表。積極的也有兩種，一種是自視為危險人物，信口惡罵，可以自由言論代表；一種是後面有背景，厚顏亂捧，可以不少三日刊及附刊為代表。消極的我們不管；而積極的則第一種是意氣用事，吹毛求疵；觀察不無成見，議論自多牽強；第二種則得人錢財與人消災，傳聲機性質的，更無價值之可言。十日談不用什麼卑鄙的手段，以刊物作要挾；也沒有什麼高貴的背景，以文字來獻媚。我們的希望是憑我們的經驗與觀察力，以不偏不倚的態度，把一切人心裏的話講出來：本人讀了也許笑不得；旁人讀了當能放心寬懷。天下事說穿了一錢不值，十日談要打倒那種以玄虛居為奇貨的東西。

如有與我們態度相同的，投稿不勝歡迎，略備薄酬，聊表謝忱，此啓。

上海麥克利克路卅號

十日談編輯部

# 漫畫大觀

葉淺予主編

# 文壇巨口龍術

章克標著

預約期限九月底截止 出書定十月中 定價大洋壹圓陸角 預約特價大洋壹圓

## 再版發售預約

本書印行以來，振撼天下，轟動一時，文學界公認爲非常重大之發明。以爲有得諾貝爾科學獎金之資格，祇以初版印數既少，且不售單行本，致失之交臂者望洋興嘆，或來信作不平之鳴，或發言爲冷嘲熱諷，奇文不共欣賞，卒至怨聲載道，冷箭乃同飛蝗急雨，長此以往，不圖挽救，勢必結怨天下，干犯衆怒，其何以堪。茲商得著作人之同意，印行再版一次，以廣流傳，並使善男信女，得以瞻仰頂禮，文學青年，藉資揣摩借運焉。（以上廣告文句希國內各大批評家勿斤斤於遺詞造句上之計較）全書十餘萬言，用中國潔白連史紙精印，分訂上下二冊，極爲珍貴美觀，在此預約期內，特優特價。並爲讀者購買便利起見，已加聘現代書局開明書店爲特約代理處，各該店全國各埠分店均可預約，茲特廣告如上。

### 本書目錄

第一章	實業
第二章	生活
第三章	交際
第四章	著作
第五章	出版
第六章	宣傳
第七章	守成
第八章	變遷
第九章	文壇

### 成功秘訣 揚名捷徑

寄過須另加洋壹角

- 一，人生哲學
- 二，是非出入
- 三，至理名言
- 四，女性之謎
- 五，丈夫本色
- 六，兩性瓜葛
- 七，都市的臟腑
- 八，時代痛
- 九，臺上人物

每冊實洋二元 外埠加寄費二角國外四角

中國美術刊行社出版

現代中國美術刊行社  
開明書店  
上海福州路九十五號  
南京 廣州 漢口 長沙

訂購

# 論

# 語

•

## 刊月半

誌雜的默幽一唯

元二內國	冊四廿年全
元三外國	
元一內國	冊二十年半
半元外國	
折五九洋代票郵內在費寄	

# 新時代

• 刊 · 月 · 半 · 畫 · 圖 ·

者進挺的徑新代時是  
 者鋒先的新革想思是  
 者關開的術藝衆大是  
 者導倡的福幸生人是

### 聯定的利益

• 介紹十戶贈閱一份 •

- 一、聯定時代與論語各一年者概照定價九五折計算
- 一、聯定時代與論語各半年者概照定價九五折計算
- 一、已定時代或論語一年者再定時代或論語一年亦照定價九五折計算惟以未滿期者為限
- 一、已定時代或論語半年者再定時代或論語半年亦照定價九五折計算惟以未滿期者為限
- 一、一次介紹聯定時代與論語各一年之十戶者除折扣照上優待外並贈閱介紹者時代與論語各一年一份
- 一、一次介紹聯定時代與論語各半年之十戶者除折扣照上優待外並贈閱介紹者時代與論語各半年一份
- 一、聯定時代與論語各一年者憑定單採購本版書籍畫冊照價八五折優待
- 一、聯定時代與論語各半年者憑定單採購本版書籍畫冊照價九五折優待

#### 定報價目

全年廿四冊 半年十二冊 寄費在內  
 國內四元六角 國內二元四角 郵票代洋  
 國外七元八角 國外四元 九五折實

# 中國兩大便宜刊物

總發行所 中國美術刊術行社

上海福州路九十五號 · 電話二九〇三一號



上海福州路九五號  
上海麥克利克路卅號

中國美術刊術行社  
十日談編輯部

• 發行所  
• 編輯者

## 十日談